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六



詩

答曾伯玉借長編二首



白露下百草迅商薄脩林幽人起長懷感此節
物深攬衣自徘徊撫劍還悲吟丈夫各有志莫
作兒曹心涉遠當疾趨畏景須就陰願言理輕
車去上南山岑

祥麟踣魯郊孔袂何漣、傷哉經濟心付与文
字傳馬公述孔志托意為編年是非一以判纖
悉不復捐聞君卧丘壑爾手磨丹鉛願言得其

解努力希聖賢

紹熙庚戌十月偕趙仲宗舜和潘謙之曾
魯仲遊九峯芙蓉壽山紀行十首

九日早發桃枝嶺

登山豈不樂屬此風露清排簷夜雨滴詰旦天
空明歡然金石交要我林泉盟支筇趨漫汗勇
往不計程一水何縈紆千峯鬱崢嶸仰視流雲
馳俯聽幽壑鳴班荆得所適斗酒聊共傾人生
會有累聚散如浮萍今辰諧勝遊異日難忘情
意愜各賦詩庶以紀此行

道間觀瀑布

行，益以遠愜此心期幽一徑險復夷千林密
相樛回首天際山矗面懸飛流銀潢倚石壁玉
龍下山湫光搖日璀璨勢激風颼颼可望不可
親神往形獨留眷言桃枝山久矣卜築謀豈無
一日閑努力窮空搜

夜宿九峯寺

瞑逐歸雲入遠山九山環立似人間摩娑石刻
元和體矍鑠僧譚宣政間往古來今渾昨夢隻
雞斗酒強開顏明朝酌取龍湫水直上層霄不

復還

十日值雨

催粥葦鯨徹翠微覺來屋瓦白
差、初疑淡月
霜天曉忽失前山雲幙垂
田父腰鎌未欲耳行人策杖足如錐
老僧莫笑芒鞋苦破釜生塵儂
更悲

早觀龍湫

夜宿羣峯裏朝遊大石湫
寒潭飛薄霧壘障瀉
洪流側徑蒼苔滑叢祠古木幽
神龍好高卧雲
雨不勝愁

宿芙蓉寺

萬壘雲山踏雨來白雲依舊冒山隈
尊壘罄盡
客懷惡衣屨沾濡僧意猜
默坐香爐煙起伏喜
聞靈洞石崔嵬五更清磬丁東響
參斗橫空天
四開

十一日早登靈洞巖

寒巖突兀山之阿足履危磴攀藤蘿
巖下清泉
響環珮巖前古木交枝柯
當中洞門忽開豁上
有石屋高嵯峩乾坤開闢已呈露
鬼神守護頻
揮呵重門黯淡不可入以火來照
所見多出門

小洞亦奇絕，神龍奮怒吞蛟鼉。勝景如此難重
過，手倚石壁頻摩挲。安得雄思如懸河，長吟大
詠仍高歌。

過翠微

古寺殘僧少，孤村碧樹圍。明朝山下路，愁絕望
煙歸。

十二日復歸桃枝嶺

大溪章溪溪水清，上寮下寮山路平。三山屹立
相倚角，百里連亘如長城。仰干雲霄不盈尺，俯
視天高浮寸碧。閑雲吞吐溢澗谷，飛泉噴灑下

石壁中。有一山名芙蓉，端冕正色羣山空。望之
可敬不可慢，僧言直與衡嶽同。坡陀突兀作雲
洞，虎豹蹲踞棲鸞鳳。聞道前朝開闢日，曾住浮
屠幾千衆。我來已作五日行，皇天一兩復一晴。
穹林杳靄非人世，手接羣仙朝玉京。曉來更向
山前去，忽到山翁棲隱處。却憶桃源洞裏人，日
出煙銷忘舊路。

壽山

石為文多招斧鑿，寺因野燒轉熒煌。世間榮辱
不足較，日暮天寒山路長。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詩并序

昔我伯氏披斬蓬藿以筮宅於箕山之
陰有隱君子焉曾其姓者遇諸塗班荆
而語相樂也謁其居有迎門而肅者客
入長者坐而少者侍少者請而長者諾
相敬如父子相歡如友朋問之曰吾兄
弟也見其二子焉則在齧齧間而已能
羸肩握手如成人矣伯氏歸以語諸弟
相率而往見之余家距箕山幾一舍歲
月之往必館於曾舍如歸焉視其兄弟

之愛猶一日也二十年間伯氏蚤世而
二公者亦相繼以歿獨其二子既冠且
娶刻意問學而樂與吾兄弟者遊察其
相愛之情猶二父也余甚愧其為人樂
與朋友道之夫人倫之愛亦大矣固人
心之所不能已者而余於曾氏父子獨
有感焉今夫富室衣暖而食飽不私其
有而與天屬均焉空若無難者而世之
爭錢財相鬪鬪者往皆富室自余造
曾氏之門而四壁蕭然有人所不能堪

者而再世相處皆能樂其愛而忘其貧
其亦可道也夫其得無所愧也夫紹熙
庚戌之冬余與友人趙仲宗趙舜和潘
謙之遊九峯芙蓉觀龍湫靈洞過壽山
翠微以歸曾氏之季子魯仲偕行過其
家飲酒樂甚相與賦常棣之詩而投其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字為一詩以嘉其
事魯仲復屬余序之因書本末如此以

自警言云

物理須深玩人心定不凡
棣華春競秀鴻影暮

相銜天性人為貴同胞豈異心
疾行迷後長思昔更傷今憶
昔提孩日庭前聚戲嬉利心驅逸
馬分背欲何之富貴真餘事兒孫
亦後身四支先自賤駢拇若為人
矢束折應難葉密根無託斯道固
昭然嘆息人何莫儒衣而儒冠滿口
談詩書君看閱牆心異類誠不如
我行箕山顛上有賢弟兄高節振
頽俗餘芳丐後生二父及諸郎異
世真一體賦詩豈遺君自以警言不弟

游鼓山登大頂峯

辛亥夏

登山如學道可進不可已
懸崖更千仞壯志須

萬里平生石鼓懷，獨酌靈源水。峩峩大頂峯，欲
往輒中止。今朝復何朝，擊楫渡清泚。好風從西
來，縹渺吹游子。褰裳涉危巔，萬象皆俯視。東南
際大海，日月旋磨蟻。煙雲隔洲渚，歷歷猶可指。
城中十萬家，囂雜不到耳。郊原與厘布，瑣碎如
聚米。同來皆良儔，得酒共歡喜。深林更叫嘯，磐
石恣徙倚。摩娑陳公碑，歲月為我紀。更持末後
句，歸以銘吾几。陳烈先生登此山紀歲月於石
上其略云鼓嶂前鼎峯特歲辛
亥帝
司赤

雙髻峯

萬山環立兩山高，伯仲壘麓風味多。軒冕直能
驚俗子，采薇千古不消磨。

侍文公飲浮翠用劉叔通韻

涼風振幽壑，陰雲翳前山。高懷勵清秋，適意林
莽間。煙橫萬家井，水淨霍溪灣。徙倚暮忘歸，人
境相與閑。遊子獨何為，千里方言還。陪此杖屨
遊，忘彼道路艱。心期更他年，依巖結柴關。

讀史記荆卿傳

說與男兒莫愛身，箠瓢陋巷不為貧。古來豪士
君知否，拚得頭顱斫與人。

食竹鼯

北山何峩峩猛虎之所藏咆哮一震怒百獸不敢當有竹山之阿挺青琳琅威鳳鳴且棲衆鳥空回皇彼鼯獨何為莫夜爭跳踉鑽山窟穴深嚙竹根本傷鼠腹漲彭亨鷓怒獨奮張誰知樵蘇輩嘆彼枝葉黃鋤耰擣其室束縛登我堂遂令婉孌者汚此牙頰剛才質既不同分守各有常曷不效尔曹竊食仍循墻直節永蕭森庇此千仞岡

諛人

監謗兆周蹙偶語擠秦止古風下刺上國步安且強靖康發深痛熙豐啓餘殃惜哉天子明未免諛者傷諛者亦何為君子名愈彰

生平

生平因寡合歲晚交更少非干世俗薄自是志量小

拜文公先生墓下

暝投大林谷晨登岸如亭高墻鬱峩峩百拜隼淚零白楊自蕭蕭宿草何青々悲風振林薄猿鳥為悲鳴音容久寂寞欲語誰為聽空使千載

後儒生抱遺經

答劉正之見招四絕

求田問舍兩參差木壞山頽萬古悲多謝劉郎
能館我短檠踈兩聽清規

昔年從學屏山下炯々胡劉風味長滿目青山
非故國人生熟處尚難忘

君因慙直招時論我以踈愚厭俗務萬事不須
閑着眼蒼山白醅對西曛

石馬臺邊森古木晝寒亭下鎖晴煙紫陽不作
遠菴死一醉淫君話昔年

讀史戲呈劉正之

君不見漢初曹相國日飲醇酒不事事相舍後
園近吏舍黠吏醉呼不肯避相國取酒飲後園
恨不呼吏與共醉又不見後來丙丞相馭吏不
畏丞相嗔嗜酒酒翻車上茵醉飽玄尔何容身
兩公一心知有漢一夫見辱非吾患但得時平
酒價賤淫渠醉後來相慢李斯逐客徒自尊東
門黃犬還可嘆西曹地近不足責不過能汚車
上茵人言兩公固寬平我謂兩吏非庸生臣生
無益兩丞相故辱丞相成其名至今漢家四百

載曹獨為冠丙有聲劉侯劉侯汝太癡世間曹
丙能幾箇但知情世快我意醉語誰知官小大
却來東屯起田舍日與田翁相唱和入道劉侯
只是一醉人誰知胸中自有渭與涇一雙怪眼
如老鷹每於醉後白復青劉侯藏鋒斂鋸莫妄
用君家自是提兵冠豸種

和魏元明四月菊

鶉鴉絕鳴歇衆芳忽看佳菊變秋光江頭雨漲
梅同熟隴上風清麥共黃莫待重陽拚一醉不
愁長夏自微涼籬根休遣兒曹見又說梨花捧

壽觴

和劉實之喜雨

忽、久不樂中腸若焦焚非無一樽酒高堂細
論文塵俗了不知學殖聊自耘念此農事畢膏
雨猶未均東郊與西疇禱旱胡紛、長年四月
時蝸舍嗟梅蒸旱魃逞威虐暘烏麗朱明風伯
真可訟田祖非無神曷不駕飛龍一息萬里奔
兀坐正長吁仰瞻白雲屯須臾梧桐上策、琅
玕聲清溪一綫流頰洞如盃傾只此一日澤便
想百室盈呼童索濁醪為我驅愁襟珠玉忽滿

前語句何清新此意久不傳舉坐為君興雞蟲
無了時江閣聊自憑切恐讀君詩愁殺閑糴人
再和實之喜兩呈正之

苦海渺無涯火宅常自然青衫不療飢白首非
工文勉策疲駑姿舍已為人耘造物真小兒苦
樂胡不均大如四月時梅雨成炎蒸安得玉燭
調一晦復一明中夜忽自悞感慨若有神有名
汝不趨有利汝不奔獨與迂閣友卜隣向東屯
燕坐想羲皇浩歌發商聲床頭有濁醪咏詠聊
自傾又如苦旱中一雨澗壑盈

十字宗本是
墨釘

草木回春姿萬象皆更新君今東屯
成拙寢復幾興我亦側西澗草閣時共憑長想
千載上依、耦耕人

和劉實之寄生日

朝來謾與兒曹語欲看羣峯插天宇携筇直上
君子堂出門復向東屯去東屯田舍翁邂逅成
賓主謂予始生朝杯盤若碁布須臾剝啄者為
誰珠玉懷中來牽似滿堂賓客且停杯看我蓮
桃羅十數感君厚意興轉逸百斛瓊漿當鯨吸
造物亦何意萬品齊結實休論脩與短大是空

中色但願雙橋茅屋成款段
君豈終極

劉正之宜樓四章并序

劉正之創新居以宜名其燕處之樓謂其春秋冬夏無不宜也同志之士既已共賦之矣予因採詩之四宜以廣其意焉一章言宜其室家也二章言宜尔兄弟也三章言宜尔子孫也四章言罄無不宜也讀之者亦足以見予与正之道

義相与之意云

春風滿庭除琴瑟亦靜好甕中有歡伯相祝以

偕老

屏山重回首日暮起長思鴻雁來翩、共賦常

棣詩

君家兩寧馨翠竹棲鸞鳳莞簞燕新居孔釋復

抱送

山以靜故高水以靜故深福祿豈外求萬感皆

人心

与胡西園伯履

白露下百草玄雲翳崇岡遊子莫何之倏若孤
鴈翔朝發長沙渚夕息湘山陽飛鳴念儔侶慷

慨增悲傷故人懷我深遠寄金玉章開緘且疾
讀慰此飢渴腸是時焯中火朔風掃枯黃歲月
能幾何臯蘭結微霜靜觀天地間至理何昭彰
乾行固不息坤應還無彊兩曜若循環皦皦臨
四方人道政如斯願勉其常脂車策良馬日
暮道正長徒僕審驅馳前途畏榛荒劣質苦難
任白雲懷故鄉南山一舍隔動若參與商大舶
漾中流矯首空西望昆弟真可人行樂毋相忘

嘉興道間二首

平生事幽貞足跡不出門歲晚迫飢寒暫聽媒
妁言

征途不寐輒終夕故里無書今幾時離別因知
雙鬢改飢寒解使寸心悲

謁陸宣公祠于嘉興府學門外二首

年來風俗軟如綿再拜公祠氣凜然莫是平生
太忠鯁只令猶斥李宮前

徘徊無處謁精廬義膽忠肝一卷書昏王亂時
公尚尔清朝平世合何如

石門

吳越天下富京畿游俠鄉隴畝
盡膏腴第宅皆

侯王世言蘇湖熟露丐及四方自我來石門觸
目何淒涼清晨開務門有酒誰復嘗累、挈妻
子汲、求糟糠父老稱近年十載嘗九荒聚落
成丘墟少壯爭逃亡

訪高僉判所居

遠樹分高下平洲半有無短亭低密竹小艇隱
寒蘆轉浪魚深入斜陽鷓鴣亂呼自慙貴公子未
老賦歸歎

甲子語溪閔兩四首

檣頭五兩搖空飛船頭百丈牽何遲數篙塘水

清可涉故鄉千里歸何時

塘中龍骨高數層龜拆田中縱復橫青裙笠笠
倚車卧但有空車無水聲

牛女盈、河漢傍清風肅、吹羅裳朱門達旦
聽歌曲莫遣濃陰蔽夜涼

老夫年來百不悲夜聽羣兒聲音伊呼兒握手
長太息不見儂家數口飢

喜雨用前韻

莫愁塵土厭天飛六月栽田未是遲待得麥麻
收拾後通宵好雨定知時

雲霓天外起層，畢月相隨澈夜橫。費得天公能幾力，數州愁苦變歌聲。

睡覺歌聲古道傍，有人中夜攬衣裳。床頭斗酒聊自酌，不為書牕一夜涼。

山中書生休浪悲，燮調自有臯與伊。清香一瓣來天竺，更把民飢作已飢。予前兩夜月次昂宿日當離畢則兩後果然

又用前韵謝葉宰 并序

効官語溪與金華，鄭君聯事相好也。葉明府鄭出于未及識之適，有以予閱兩

四詩呈似者，不鄙而和之，輒以為謝且致予懷舊之意云。

誰推馮轂遠天飛，短髮蕭疎蚤是遲。腸斷金錢

門外月，曉天秋露稻花時。余嘗侍東萊先生出金錢門觀稻花甚樂

明招古木葉千層，山自浮雲溪自橫。春老鶯藏

無覓處，遺編燈火屢吞聲。明招東萊先生所葬之地

歲晚投身糟甕傍，旋除野服著公裳。折腰可愧

更無米，贏得虛堂一味涼。

世事年來最可悲，開口不得洛與伊。兩君論交

太左計，茅粟不足充人飢。

噫嘻示兒

噫嘻吾退不能為高蹈之靖節吾進不能為玩世之東方腰折六無米五斗餓死安得粟一囊徒令汝曹困齋鹽對我面目青且黃冬寒輕裘不朝御朝飢軟飯不得嘗大兒知書固自忍小兒叫怒來牽裳老夫對此忽自悟呼兒並集來我傍人生窮通固有命丈夫志氣當自強

送宋知府歸閬州

丈夫不遇歸西州天遣旱魃為王苗誰知冥鴻向蓬華一使深蠲膠淺流載書萬卷足自樂端

坐十日吾何憂使君高懷不可挽飛廉驅雨扶君舟君今捩袖清江頭江漢袞袞來為浮張帆掛席日千里巨魚豈戀尋常溝

浙江舟行遇風

扁舟泝浙江日暖天氣清

胥濤奔

無聲篙工掛席帆涉險如履平不謂時適然自詫伎已精中流捨維楫醉卧日月橫煙雲忽異色亭午風浪生兩涯忽黯淡一葉隨歌傾津人巧不施反念西佛名同舟已自訣立葬東海鯨兩聲忽自霽霧暗忽復明舉酒迭相賀驕氣又

已盈同舟幸身安氣塞莫敢爭誰知翻覆手頃
刻分陰晴既乏共濟力拂衣起徒行

和江西王倉中秋賞月韻

明晦沿渠造物慳好天佳月靜時看一輪天外
長明徹萬象曾中自屈盤星逐使來隨處見霜
侵臺迥逼人寒休觀玉兔頻擣活國須公九
轉丹

勉都幹權君并序

都幹權君明醫相之術相与浮江淮握
手逾月言論豪放世罕識之者亦隱於

技耳賦詩以勉之

長安城中豪俊林錦韞玉勒馳駿入門朱粉
誇妙麗出門青紫爭浮沉東家問醫西問相君
獨燕坐釣其深冰眸一晚窮達判刀劑不許寒
暑侵長安城外天陰行人駐馬為悲吟高墳
崔嵬葬白骨安得不死腰黃金世間萬事何足
恃禍福倚伏常相尋渠儂自愚君自巧誰肯一
笑忘華簪蜀人賣卜嚴君平垂簾閉肆窮古今
逢人但說忠与孝自有達者能知音察形察色
君所解直須洞燭賢愚心屈伸壽夭亦命尔公

平正直神所欽

送章元德司理罷官歸永嘉

送君北門阪遙望東甌路峨、白鶴崩渺、飛
鸞渡上有虎豹嗥下有蛟龍怒車馬堅且良維
檝夙已具褰裳涉其險萬怪不足懼世路劇羊
腸皦、誠易汙但能心無愧窮達安所遇毋為
婉孌者暫蹶輒驚顧生平麋鹿姿處世嘆多忤
胡為展良覲握手便如故高懷發鍼石正論諧
韶漢情親復告別欲語誰与晤乾坤一逆旅日
月雙脫兔寒儒守蓬華白首困章句期君以遠

大庶足慰遲暮

謝潘謙之二首

生平不作溫飽計歲晚寧愁衣褐無一夜嬌兒
啼徹曉始知寒色已侵膚
緜袍戀、故人情寒谷滿、春意生寂寞窮儒
應易足床頭鼻息便雷鳴

慶元己未冬至前二日訪林公度至栗山

翌日同訪吳必大林季亨容之借行愛其

溪山池亭之勝為之賦詩

篝火下修嶺褰衣涉清川夜投故人廬洞壑藏

真仙一水遠縈紆
兩山對蜿蜒但見煙雲深不
識車馬喧主人敬客至杯酒羅堂前
諸孫競勸酬烹羊雜雞鮮
同來二三友妙語爭春妍
此會良獨難達旦不復眠
雞鳴秉燭遊到君新池邊
中有讀書堂藏書足精研
把筆記姓名徘徊悵無緣
天明驅車去去上層岡
巔回首三嘆息安得數畝田
結茅與君鄰嘯傲終殘年

會南禪遊鄒氏園和知丞韻并序

長至後三日約同官會南禪登浮屠遊鄒氏園以歸知丞以佳篇見屬因和其

韻併簡同遊諸丈

杯酒聯翩臭味同
橫枝踈影費天工
千林落木人煙絕
獨倚斜陽對晚風

寄鄭維忠葉雲叟諸友并序

諸友九日上遊巖老病不能相陪小詩寄鄭維忠葉雲叟諸友

村、蕭鼓競龍舟
萸菊巖前倚晚秋
老懶焚香書一卷
歌梅踈竹月侵樓

宿廬阜歸宗題正覺禪師

稽首歸宗正覺師
長淮千里鬢如絲
早知具眼

番成閤不作人間了事癡

挽詩

挽雲門鄭君

結友雲門日曾聞谷口翁
松肥三徑兩鱸熟一
絲風行業鄉閭敬詩書
子姓同論心獨餘恨秋
草對碑豐

挽潘孺人二首

聞說初年失偶時
回看囊篋鬢成絲
誰知舊室如新室
解撫前兒似後兒
南澗萍生方得助
河陽花落不勝悲
高樓百尺今休上
望着佳城空

淚垂

紅雲照水春將暮
皓月盈、院落深
正是佳人行樂地
翻令公子獨傷心
床頭琴瑟空長在
眼底音容無處尋
寒食紙錢飛滿野
一聲薤露涕霑襟

挽新市張監酒三首

曲江人已矣
風采獨依然
薄宦何曾顯
英名是處傳
諸公文薦士
造物竟遺賢
窮達君應悟
怡神向九泉

捧檄來新市
逢人說舊官
臘殘千棧熟
春到萬

家歡不見文移急惟聞酒禁寬摩挲石梁柱俛
仰歎才難

淡泊心無累行藏惠及人詩書長孫子雍睦化
比鄰我亦塵中客來司甕底春從公得遺範惆
悵重書紳

代王惟謹挽李察院二首

關洛蕭條南渡日龜山往事屬龍津過庭詩禮
傳宗旨蓋世功名付後人風憲隻身中與外清
忠壯節晚如新崇蘭香歇玉剛折定與天皇作
侍臣

牛角短髭頭半白龍門峻級眼常青一官多是
春風力千里俄驚秋淚零坐想德容今寂寞夢
回耳語尚丁寧夜臺帷閉公長在有子能存舊
典刑

代曾魯仲挽蔣同叔母二首

釜竈朝哺百險艱厄匪涖灑悅慈顏欲知婦順
妻賢處盡在始啼夫哭間庭下芝蘭方擢秀堂
前松檜未應慳空餘馬鬣崔嵬在及見春風衣
錦還

不樂何蕃歲一歸歐陽越客飽京師

注見韓文

腰間

未許印如斗堂上還驚鬢已絲男子但知三釜
計人生合是百年期他時此恨憑誰說見着魚
軒心轉悲

代季亨二首

杉榆接影一牛鳴淑德相傳到後生三世隻身
長婉婉兩兒雙淚遞縱橫蘋蘩春澗情何切機
杼秋堂眼倍明細讀古今賢婦傳誰家駉女六
書名

慙歎慈母手中線縫作行人身上衣待換青衫
朝日去誰知白帽帶星歸別時早覺終天訣底

事能堪跬步違一路顯親須努力九原荒草恨
依

代良夫二首

蚤歲為儒讀國風夫人高節有誰同至今桑梓
傳家法便說蘋蘩力婦功閨內衾裯長自苦堂
前滌漣得能豐欲知淑德碑何在只聽鄉人歎
息中

聞道夫人遣子時丁寧捧檄是歸期青衫到手
非難事白髮驚心祇自悲長妻忍聽蒿里句短
檠休唱蓼莪詩九原精爽應長在列戟松楸莫

恨遲

挽李尚書母太淑人

少壯聞忠孝生平閱險夷篆煙長寂寞騶從任
驅馳塵俗渾無染湖山每自怡儒冠慚佛學烈
婦勝男兒

紫橐光先烈青衫拾世科家聲今益振母訓昔
應多方聽焚舟誓俄聞鼓缶歌定非孫與祖一
戰一言和

粉社傳家範堦庭著義方能令鏘劍履爭欲倚
門牆么麼真無用提撕獨異常登堂今已矣枚

淚轉琳瑯

己巳二月之望依宗刊本校勘 沈亦記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
銘

石門酒器五銘

磨銘

上動下靜象天地前推後盪象六子晝夜運行
命不已精粗絲綸物資始君子省身盍顧諟無

小無大六一理

醉床銘

青酒清易青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

一綫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燒器銘

厚其耳廣其腹厚故勝廣故蓄綿薄任重祇以覆其餽

升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慊太溢則傾誰謂剖剝而民不爭其取也寧過於嗇其予也寧過於盈是又所以為不平之平乎

記

楊恭老敬義堂記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為兒之恭言之泛視之明聽之聰思之實其見於事也則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之行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

邪曲偏諛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
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
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
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
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軍萬事有以全吾心
本然之妙矣坤順也二中也以六居之正也順
理而中正直方之義也聖人推原其所以然者
而為之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示人之
意切矣學者其可不務乎長溪楊君通老致其
兄恭老之意曰吾嘗以敬義名吾堂日与吾兄

弟諸子講習乎其中子與吾弟交最厚其為我
言其意翰謝不敏而通老之請益堅吾与通老
泛遊於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於吾十年
而首與之交相好也通老温厚質實信道甚篤
余未及識恭老而通老以為不可及其亦賢者
歟以昆弟之賢而朋友之契以切磋之義責於
予予亦安得無言耶予惟揚君亦既深知古人
為學之要矣兄弟諸子藏修遊息於斯堂之上
端居靜慮歛襟肅容深惟其義而存諸中察諸
念慮之隱微驗諸事物之雜揉使此意常存無

少間斷則大易之旨固已不占而有孚矣余老矣無所歸亦將聚糧而前歷堦而升以聽楊君兄弟之教也於是乎言長樂黃幹記

鄭次山怡閣記

怡閣者象山鄭君次山之家塾也以怡名取夫子答子路問士之意也紹熙二年冬閣成以書藏之帥其子若弟之子羣居而肄業焉明年夏命其子適成叔來告曰願有記幹於鄭君未嘗有一日之雅而已竊聞其有長者之風矣及觀成叔之為人襟度夷曠智識闔爽則又知君之

施於家者信可書也遂不辭而言曰自竄竊摹擬之學可苟富貴而孔氏詩書遂為無用之具其間博聞強記者亦不過騁譚辯誇文章而於古人之學修身及家者漫不復講今君教其諸子而首欲其篤於兄弟之愛可謂審所輕重而不惑於流俗者矣蓋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為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悌為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古之稱其從父者曰世

父叔父從父稱之則曰兄弟之子後之稱其從
父曰伯叔而父之義始不明矣謂者姑者者謂
之姪而世率以姪稱其兄弟之子則是不以子
待之也父之兄弟與夫兄弟之子猶有父子之
稱者以其同出於一氣也則從父兄弟豈不猶
吾之兄弟乎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其同氣之
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橫
目自營一室之肉乖離鬪狠則雖通今博古高
談天人而亦何足為士哉此則君之所以為教
而獨有味乎夫子之言也君之諸子居是閣也

仰而觀焉俛而思焉知君之待兄弟之子如已
子焉則吾之處乎兄弟者其則不遠矣利欲之
私豈足易吾天性之樂哉而又廣而充之至於
天典民彝各盡其道則於君之所以為教者可
無負也此邦之人聞君之教其諸子者若此則
過君之居履君之閣孰不自嘆夫流俗之薄而
陰革其乖爭之習乎幹嘗東浮大江躡雲門跨
石龍以望所謂象山者其巖谷峭峯風濤洶湧
甚可愛也異日尚當從君怡閣之上觀君之施
於其家以及鄉人者焉君亦坐予而熏沐之哉

乃為之記不惟以見君之志亦以自警云五月
壬辰朔北山黃幹記

劉正之遂初堂記

始予識劉君正之于屏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
意其貴顯已三世綉襦之習聲色之樂軒冕之
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觀其兒聽其
言察其行則褒衣博帶墊巾芒屨不見其珠環
瑜珥也左圖右史吟風詠月不見其粉白黛綠
也高談抗論動与世忤不見其脂韋媼媚与波
上下也予退而嘆曰富貴人所欲也彼豈異於

人哉所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果足信也哉抑其
年少氣銳久而遂變也哉自是以來与之交日
熟情日親即其新以考其舊盖有甚焉無不及
也其後予以禍患摧折退歸故鄉而正之方馳
騁東西為諸侯客盖不見者十有餘年既而聞
其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其先公之
賓客有顯國秉者其先太夫人之親族有屬中
宮者宦遊之交好有為天子之耳目者宜若可
以自白且彈冠矣親故愛正之者亦率以是勉
之而正之偃然而不應日與親朋彈碁賦詩蔣

花植竹蕭然若將終身焉予又退而嘆曰是其
天資之美不以外物累其中者也是真能不負
其初心者也此古之有道者之所難而風雨之
詩所為作者也癸亥之秋予復訪正之於屏山
正之與予言曰予少時嘗以遂初名其所居之
堂晦菴朱先生嘗為予書之子能為我記之乎
予曰若先生者固望子以遂其初予固有以知
子之果能遂其初也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
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螂蛆甘帶鴟鴞嗜鼠
彼豈知其為臭腐哉墻間之餘嗟來之食蓋有

妻妾之所泣乞人之所不屑者而士大夫不顧
廉恥而冒求之今子生於公相之家狃於富貴
之樂而能遺外聲利不改其度如此是豈不甚
可敬哉雖然子之初亦既遂矣吾請率言其所
謂初者子其為我聽之天地之初太極是也人
物之初性善是也聖賢之初赤子之心是也子
其能遂吾之所謂初者乎子能遂之則子之家
之初忠烈如延康勲業如少傳道德如屏山備
前人之美發揮而光大之如忠肅者子皆有以
遂之矣正之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承子之

教因書其本以為遂初堂記七月朔旦長樂黃
榦記

家恭伯重齋記

看山家恭伯名其讀書之齋曰重取夫子不重
則學不固之義屬榦記榦竊聞大學之道以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為本而推之以齊家治
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為本焉先儒論
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
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
也容兒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

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
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
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
不得其要則又捨近騫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
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奇才據謹論擢高
科守其家學之傳汲々然以讀書講道為事而
又必以重為先可謂得為學之要矣然則以私
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亦由
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哉恭
伯名抑今為嘉定府學教授嘉定辛未長至三

山黃榦記

郭聖予瑞蓮堂記

有蓮偶而華邑人瑞之不以私獻于令令顧德弗稱復歸之輦于通衢邑人縱觀焉桂湖主人郭君來請曰某之先嘗面池而坐將以瑞蓮名願有記蓮花之君子也蓮而瑞君子道長之祥也學而德進仕而業廣皆道之長也天其啓之矣吾邑之士勉乎哉嘉定癸酉六月既望令長樂黃榦記

林正卿龍門菴記

度地居民為城邑為鄉井其居之安其生齒阜以蕃則其山川融結磅礴深厚宛委回復必有可觀者若夫萃為中和散為英華涵濡孕育為哲人才士則其瓌偉絕特必有大可觀者焉蓋人稟陰陽以生川流山峙陰陽之大者其剛柔厚薄盈虛聚散宜悉相似也吾友林正卿所居之鄉山曰鼎峯水曰梅溪鼎峯之山析為二支東西迭起仰而相向俯而相就率而交互以相入梅溪之水沿山而流若往而復若抵而觸若停而瀉莫知其所自出如是者十餘里然後聳

為雙崖瀉為三灘崖東灘駛律萃澎湃露怪呈
奇不可名狀蓋一鄉之屏蔽神龍之所潛也其
鄉士友顧而樂之於崖之東結茅為菴名以龍
門以為禱祈遊覽之地而屬其友黃榦記之榦
未嘗至其鄉獨嘗与其士友遊大抵潔廉峭峻
好篆而喜文則山川之氣實使然也人固囿於
氣當有以充其氣山之高水之深神龍之變化
苟有以充之吾今內物耳不然樵漁耕販往來
其間者相踵也於我何有焉今正鄉能與其鄉
人倘得盤礴而講其所聞於師友者以充其所

稟之氣庶乎博碩宏偉而無負於茲土之勝矣
嘉定三年七月朔日長樂黃榦記

安慶府新建廟學記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
陽五行發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
於造化之內者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為萬
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
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
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為之發明其
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為學校以教之上自王

宮國都而下至里術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內外之間哉龍舒為郡自周之初以國著名其沐文武成康之遺澤舊矣其地域距天地之中王者故都千餘里風氣所鍾正朔所及古男服之國其山川之勝扶輿磅礴泓澄演迤為兩淮絕特之觀其習俗質樸而渾厚其奇才秀民挾策讀書者彬彬也而郡之學獨簡陋弗稱累數十百年莫有過而問者焉蓋自衣冠文物萃於東南而仕於淮者咸以為遠且外化民成俗

所當急者反緩之吾道之大寧若是耶攷之圖志自唐有夫子廟學之始建獨闕弗載舊學在今學之北政和間改創今地紹興初既廢復興其後或增或葺大抵因襲簡陋非有意於崇學校美教化也嘉定壬申右史舍人直龍圖閣張公來守是邦進謁先聖退而歎曰若是其隘也閱武之地迫於學宮非所以右文教也徙置他所而學之地始闢則又嘆曰若是其陋也肄業之齋環於廟殿非所以尊先聖也更創諸齋於所闢之地而廟之制始嚴右廟左學位序既定

凡屬乎廟者首建郡守齋廬以肅祀事既又考諸邠克二公以及從祀坐向等級率謬不應古法以侍講朱文公先生所定新儀悉釐正之郡之先賢與周程三先生舊祠學門外至是遷之以亞從祀凡屬乎學者則北為傑閣以藏宸翰閣之下為師生燕見之堂堂之北為教官齋宿之舍列六齋以及學職之位於東西兩廡其南有軒軒南有池池上有亭為游息之地其外為射圃深廣崇嚴耽、翼、規、撫之壯東南諸郡莫能過也材取於在官之竹木工取於在學

之佃夫邑之寓公間遣助焉興是大役民不知也既以學前官池與官田若干畝廣瞻學之廩又以白沙魚、歲、收累千緡以待士之貢禮部與喪葬之不能舉者贐而周之廟學之支傾補漏亦於是取辦焉嗟夫公之加惠於此邦之士厚矣此邦之士鼓篋而來攝衣而升入乎廟瞻聖賢之儀容以釋其典訓處乎學聆師友之講習以考其德行道藝之著見躍如也又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起居之際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則道在我矣積習既

久風俗日變雖邠魯可也孰謂衣冠文物獨東南之為盛哉公名嗣古真寧人蚤以儒學登顯貴刻意於道以已所得欲人皆然其守舒尤教化為先務未朞年政成令孚百廢具舉廟學之建視他役為最鉅既訖功以府學教授趙汝遂之請屬翰記之竊惟舒之先賢有文翁者興學於蜀人化之漢史既傳其事千餘年間蜀之名公項背相望相與言曰此文之教也公能視舒如蜀舒之人豈不能以蜀自視視公如文哉豈可使之泯、不少槩見而太史氏失其傳哉遂不敢辭而紀其本末侈公之德以屬舒人使來者有考也學成於癸酉十月之庚子董其役者懷寧尉范楷兵馬都監鄭選云後十月具位黃翰記

平江府和靜尹先生祠堂記

和靜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丘西菴榜曰三畏齋所題雜錄論語解皆可考所寓即上方也去之七十有五年郡守直秘閣陳君芾通守太學博士丁君煇始度庵空地為屋繪先生像祠焉尊前賢厲後學也先生諱焯洛陽人年二十師

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不答遂棄舉
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褒為和靜處士
洛陽陷家殲焉先生死復甦竄長安山谷中逆
豫以禮聘溺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
以崇政殿說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
祕書郎明年遷少監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
遷輒力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宮辭
不已遂奉外祠即虎丘以居年已七十矣貧無
以為歸也後二年竟歿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
遇於世如此蓋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

為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
今其可見者徑惟進講門人記錄耳惟即其所
遇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
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理義者道心之公
公私之間迭為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
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
動抱仁履義終其身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
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轄萬變日
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
闕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

之審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六曰簞瓢
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屨空然則先生者程
門之顏氏歟里巷小人顛真於利欲之塗不足
道學士大夫則知理義矣臨利害未毛髮許棄
其所守者可嘆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少愧歟有
志於道者亦可自勉歟二君為是祠有補於名
教大矣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驗
之於身而得於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既
望後學黃榦記

袁州萍鄉縣西社倉絜矩堂記

晦庵先生初創社倉以惠其鄉人欲以聞于朝
盼之州縣江淞間好義者爭倣焉袁州萍鄉社
倉九縣西其一也鍾君唐傑為之記有堂焉未
名胡君叔器謀於榦以絜矩名之叔器歸以語
唐傑唐傑曰可乎哉以書來曰子為我記之榦
聞之師曰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處已接物度
之而無有餘不足方之謂也富者連阡陌而餘
梁肉貧者無置錐而厭糟糠非方也社倉之創
輟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絜矩之義也君子之
道必度而使方者乾父坤母而人物處乎其中

特

均稟天地之氣以為體均受天地之理以為生
民特吾兄弟物特吾黨與則其林然而生者未
嘗不方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杰子入井一牛
斃鯁於已何與而怵惕生焉一原之所同出自
不能已耳則方者又人心之同然也飢而食寒
而衣仰事而俯育人之同情也是以古之帝王
設為井田家受百畝上有補助之政下有調救
之義於吾心猶病焉此方之政也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因其分殊原其理一方之所以為

教也夫稽之天理驗之人心參之帝王之制質
之聖賢之訓君子之道孰有大於絜矩者乎若
夫橫目自营拔一毛不以利天下充其小已自
私之心雖一家之內父子兄弟尚有彼此之分
而况推之人物乎故不能以絜矩為心者拂天
理逆人心帝王之所必誅聖賢之所必棄也然
則知社倉之為義而置者絜矩者也不知社倉
之為義而不置者不絜矩者也既不知之又欲
壞之是自不能絜矩而又惡人之絜矩賢不肖
之分曉然矣又嘗即鍾君之記而考之萍鄉之

為邑久矣為令為尉於其邑者不知幾人而孫公潘公獨於此留意為士而生且長於其邑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彭君雖不知其人而鍾君胡君則實不能自立者也而亦拳拳於此是四五人者其賢於人可知矣因是推之則向之捐米以置倉如柳如宣者其人又可知矣又嘗考之鍾君嘗求記於先生而先生為之跋考其歲月蓋屬曠之前二十日也其詞抑揚感慨有遺義焉其天地生物之心至於老且歿而不衰也公年某月某日具位黃幹記

吉州永新縣學記

永新於吉為壯邑山水明秀土地衍沃其俗富足而家業儒其學校之創舊矣嘉定元年盜發荆潭結黨與負險阻以抗逆王師環數州之地千餘里被其毒永新當往來之衝剽劫焚蕩官廬民舍寸椽尺瓦無在者越數年始克撫定縣尉范君某芟荆棘夷瓦礫約已嗇用首建縣學而一新之以其州事判官孫君德輿之書來請記幹謝不敏范君秩滿復過予請益堅方盜之始平也山谷之反側未盡安田野之流庸未盡

復弭寇安民尉職也弦歌揖遜經生學士平居
暇日以講以肄尉亦何急於此與蓋嘗原盜之
所由興矣慶元開禧間排道學之說指士之潔
廉好禮誦先王之言行其道者一切以偽目之
貪得嗜利之流習為苟賤無恥以自別於道學
阿權姦竊威福志氣盈溢遂啓兵端備軍殺將
兩淮荆襄爲之騷然東南之民困於供億監司
州縣方且括民財奉苞苴民不勝其困江西之
俗豪家富室喜於兼并爲之守令者不惟無以
抑之而反縱之而細民又困矣夫民生不見禮

義之及已而困於衣食之不足幸菑樂禍以圖
逞其不平之憤則去爲盜賊而焚燒縣邑賊害
良民者勢使然也知盜之所由興起於不悅學
則弭盜安民之術舍學何以哉此則范君之所
爲汲也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使夫子之教行則進賢退不肖
者必不肯用民之賊爲監司守令者必不肯爲
民之賊富民必不肯兼并細民亦不肯相率而
爲不義如是則不惟盜賊之可弭雖使人有士
君子之行可也然則范君之所尚俗人以為迂

而君子以為急不惟永新之為官民者所當知而天下之所當取法也故為之推廣其意而記其學成之歲嘉定某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某月某日具位黃榦記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

不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歿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茲土吾郡之盛事也即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扁且挾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創於講堂之北且屬榦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既歿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

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間豈無闕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既生於春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風周浹天運之所開地靈之所萃曠古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

信力行精粗不遺豪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齋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己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不如尊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為習俗之所遷不為利欲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

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之安且治可冀也
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微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
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故其
為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年八月董
其役者歛令孫某十月朔門人黃榦謹記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八

記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

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
成郡假守長樂黃榦帥其屬與在學之士諏日
而舍奠焉郡文學金華潘衍與其諸生合詞而
請記竊惟成均之法合國子弟擇有道德者使
教焉歿則祭於瞽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人則
取諸其鄰與其鄉鄰而嘗遊宦於其國有善可
紀者亦祀之若孔子孟子及其門人則又不必

其鄉鄰遊宦而祀典所秩通於天下此學校之所同未有能易焉者也漢陽為郡訪之於學常祀之外乃咸無焉其江山之勝習俗之媿禹功文化載於詩書士生其間卓然自立者固不乏人豈懷道挹德深藏不市尸而祝之不可得耶二程子以道學繼孔孟不傳之緒生於黃陂為漢陽鄰壤其門人游氏嘗守是邦程子稱其德器睥然學問日進則取諸其鄰與嘗所遊宦者不可以莫之舉也即師生以原學之所自傳則瀟溪周先生實倡其始又即周程之學以究其

所以光明盛大則新安朱先生實成其終此五先生之祠所以立而學之文物始備矣夫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是道以化天下周之衰斯道不行孔子孟子及其門人相與推明之秦漢以來且千有餘歲洙泗之遺緒已墜而復振非五先生之力歟則五先生者自當與孔孟之徒通祀於學校況又其遺跡之可考則合而祀之使此邦之士知道統之有傳聖賢之可慕顧不偉歟當斯文晦蝕遺編殘脫之餘天運有開名儒繼出以高明之資強毅之志剖析

毫釐張皇幽眇著之圖書炳如日月今之學者
蓋不待窮探力索可以目擊而道存焉然士風
之壞久矣遊於學校者非科目不習也此豈士
之罪哉漢陽之士入其門升其堂孔孟之徒森
乎其前五先生之祠列乎其後尊其人讀其書
明其道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有以超然自得
者則夫有道有德下以教國之子弟上以紹諸
儒正統之傳豈其無人歟豈其無人歟遂為之
記以授其學者俾勒石于庭以俟明年正月元
日謹記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
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
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
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
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
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
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
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
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

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和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聘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 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

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和說不得肆

而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為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官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為鄂州教授而榦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為門人高第以榦為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後學長樂黃榦謹記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

廬山之陽傑然而以峯名者五老五老之麓窈然而以洞名者白鹿唐太子賓客李公渤之所隱居而南唐廣之以為養士之地聖宋肇興文教敷暢開寶中有以高第知廬山學事而洞學始盛太平興國有賜書之寵大中祥符有加繕之命慶曆詔郡縣皆立學而應有學者率仍

其舊 聖祖神宗所以崇儒風惠士子者至矣
蕩為丘墟莽為荆榛者豈立學之後士趨簡便
不復為林泉之適耶淳熙八年詔以文公朱先
生起家為郡始得遺址規復之歲遼大侵役從
其簡已而請額與書以重其事則其簡也固有
待也繼為郡侯為博士者累 增治然量力之
宜踵堂之舊未有能侈而大之者也嘉定十年
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來踐世職思所以揚休
命成先志鳩工度材缺者增之為前賢之祠寓
賓之館閣東之齋趨洞之路狹者廣之為禮殿

為直舍為門為墉已具而弊者新之雖庖湍之
屬不苟也又以先生嘗著跪坐之制聞于朝請
釐正之其規模宏壯皆他郡學所不及於康廬
絕特之觀甚稱於諸生講肄之所甚宜宣 聖
朝崇尚之風成前人教育之美皆可無憾矣周
衰道晦且千餘載周程夫子始得孔孟不傳之
緒未及百年大義乖矣先生洞究其道而推其
所未發其為郡也固嘗與諸生熟講之規誨之
語約而盡矣今侯亦招致嘗從學先生而通其
說者使長其事講授焉所望於諸生豈淺哉苟

徒資口腹媒利祿而治心脩身漫不加意則既失崇尚教育之旨覽觀山川之勝周旋堂宇之盛於心安乎侯之為政得於過庭詩禮之餘戢姦扶弱革弊興壞而尤以字民為先務南康地瘠民貧先生累乞蠲減租稅與凡無藝之征侯亦扼滲漏節浮冗代民之輸而蠲其負者至緡錢六萬餘尚能以其餘力屬意於儒宮者如此是固不可不書翰頃從先生遊及觀書院之始後三十有八年復覩書院之成既悲往哲之不可復見又喜賢侯之善繼其志命之記不得辭也

是為記嘉定十年三月也

李德進母自欺齋記

李君德進自太學歸蜀祭酒袁公喜其篤實而嗜學也為書毋自欺以勉之李君將歸以名其齋踰江過瀟山屬予為之記予聞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者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欤知與行者學之

昔

塗輒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
孳求止於是歟江出岷山東望滄海不知其幾
千里也滔々不息卒亦至焉誠故也觀於此則
毋自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懷信道不篤之懼而
德進之請遠有感於予遂不辭而述其所聞以
諭之且以自警云德進名輔之隆山人嘉定丁
丑五月丁酉長樂黃幹記

陳師復仰止堂記

仰止堂者丞相正獻陳公舊第之東偏晦菴文
公朱先生嘗館焉文公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不

遠千里而勤館人正獻公樂道而忘勢折輩行
館而與之友二公之在此堂道相與也堂之面
其山曰壺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進
也文公之館於此正獻公之子皆樞衣焉太府
寺丞安長而益耆學思文公而不得見登其堂
望其山如見其人焉取高山仰止之義以名之
既與朋友講習於其中而屬幹爲之記聖賢之
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
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己也學者之於
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

尊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寺丞之名此堂可謂良心之發而能志於學者矣抑因是而有感焉道原於天聖賢體天立道而示諸人若喬嶽然可望而登也人皆仰之然無目者不見資稟累之也逐獸者不見物欲昏之也指一草木而謂之山見之偏且小者也有見矣趨而下焉捨喬而入幽也既趨矣峻則止焉半途而遂廢也此豈其無人心而不知學哉心不充學不力也今之學者有不蹈此者乎吾懋斯道之日晦也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

以踐其實體高山景行一仰一行相為先後之意循序而漸進自強而不息始見其弥高終見其卓爾羹羹墻輿立無非道也則於斯堂之義庶乎無愧矣豈有他哉充其好德之心厲其好學之志也寺丞立朝臨政能任道者也故推其所感者以勉之且示同志使有警也

月 日長樂黃幹記

家本仲無欲齋記

家本仲訪予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

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嘆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蓋為我言其義予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為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紛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

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止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為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于根冰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嗑眾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叢爾之形靜以賊本然

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
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
之所以予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天
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
大欲眇然若浮埃之在太空而況車馬衾裘飽
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冲漢之境而
非人世之所能羈繫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
霽月者其所存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
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靜之
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

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
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本仲名擴眉山
人嘉定己卯正旦長樂黃榦記

李兵部祠堂記

兵部郎中知果州李君道傳字貫之既歿之二
年有祠之于南康軍廬山棲賢寺者貫之自蜀
來仕東南以不及執經晦庵朱先生之門為恨
凡從先生游者皆誣首願與之交凡先生之遺
書與其師生問答皆手抄成誦晝夜不倦其天
資敏悟固已默而識之矣其有疑未釋者必反

復問辨以求是正由是通達諛貫而篤信力行
見之行事者又皆卓然可敬東南之士歛衽推
服使貫之及登先生之門當不在諸子之下先
生歿而私淑諸人以有得者當以貫之為首與
之處者久而益親及其歿也思之而不能忘貫
之去國而艤舟于山之北日與朋友往來於巖
壑泉石之間而於玉淵三峽之勝尤倦、不忍
去與之游者亦不忍貫之之遂至此也至今思
貫之者猶若貫之之徜徉乎其間嗚呼此祠之
所為立也道之不明自古病之貫之未得為晦

菴先生徒也而其所自得字於人者如是貫之
未嘗有德於人而人親慕之以道故也則道豈
難知而人亦豈可不志於道哉祠之立既足以
見尊賢樂善之誠而過其下者亦豈無聞風而
興起者哉予懼其所以立祠者無以自白於世
故為之言而非立祠之本意者皆不著嘉定己
卯人日友人長樂黃幹記

袁州重建韓文公廟記

自堯舜至於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
授其章章較著者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

太公望散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
 顏曾子思則不待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蓋
 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傳為已任以古
 準今壹何盛衰顯晦之殊耶古者道德一風俗
 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其見素明也周衰異
 端之禍起學者各以所見為守而道始晦故古
 之為道也易後之為道也難若韓公者尋墜緒
 於支離踳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於聖
 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稱
 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

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
 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迂公者
 皆甲人為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
 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
 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為
 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之謂道公
 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道以導民之謂
 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
 而充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

說詭論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詞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及哉體於身驗於心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楊氏去孟氏未遠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之醇而斥荀楊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於孟氏而又以自況也公之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况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為表守素故有公廟後

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頽圯太守著作郎中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強恕續成之而屬翰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為文人而又以文為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歿無以白於後非先儒發其蘊公之志何自而伸耶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蘊其敢以陋為辭翰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必不鄙其文之陋也廟之役始於嘉定戊寅十月其成以已卯三月董其役者司戶高炎後三月望日長

樂黃幹記

曾氏樂斯菴記

建陽縣之東北有山曰竹原草堂劉先生之隱居晦菴朱先生執經問道之所也章貢曾君堅伯愛其溪山之勝慨慕先賢之陳迹築菴於其旁曰樂哉斯丘也生以佚吾老歿以藏吾骨也予嘗與堅伯遊而深知其為人倜儻負奇氣不為齷齪軟美計顧毫末以自同於流俗其居官以才廉稱其於勢利泊如也考其源流則又文清公之從孫習聞其家法而恪守之故其敬賢

樂善雖老不忘而於死生之變浩乎不以動其中也死生旦晝之常也古之人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耳曷嘗置喜戚於其間哉鄙夫庸人

生既無益於世而徘徊顧戀猶冀其久存於世蓋其識見既陋而貪鄙之習沈痼而不能以自脫也觀於此則堅伯之名其菴而自以為樂是不謂之賢乎堅伯名松氣貌甚偉精力倍人猶可仕也自以朝請郎江西安撫司參議官請於朝致其事云嘉定辛巳二月朔長樂黃幹記

台州州學四先生祠堂記代劉晦伯作

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學始建四先生祠堂
郡侯豫章黃黼以其事來言曰故侍講文公朱
先生聞道里閭為世師表台之士受業於其門
者衆淳熙間浙東大饑詔起先生為常平使者
部內賴以生活台之民蒙其德尤厚先生之學
實得濂溪周先生伊洛二程先生正傳故併祠
之庶幾邦人有所嚮慕興起而斯道之不止四
先生力也願有記其竊惟黃侯因邦人感先生
之賜而推原其學之所自出以風厲之其於化
民成俗之意篤矣然四先生之學則其雖不敏

嘗竊聞之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本然之性純粹
至善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則齊家治
國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三代而上立學教人
孔孟迭興立言垂世非有他道也四先生之學
亦起於千載之後繼孔孟不傳之統而已顧其
去古既遠淺陋之習陷溺乎人心一聞正大之
論則羣起而非之之下既自賊其本然之善為政
者又舉其善俗之道而棄之儒風治效浸不如
古非此之故歟今黃侯之建是祠也既有以尊
顯其人又刊其所著之書日與學者講習之推

明其道台之人將日捨其淺陋之習而趨於正大之見矣使凡為政者皆如黃侯之化其民而其民亦皆如台之人從黃侯之化則真儒輩出善治日興黃侯之惠豈特一郡而已哉其也官長成均適當聖化更新崇儒重道之日方將叙正祀典剡聞天朝以表示當世嘉黃侯之能開其端也遂為之記俾勒石於庭以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九

序

送陳元平宰邵武序

陳君以英豪邁往之氣少以功名自許熟於民情軍政之利病與之語壘壘不倦老吏宿將斂衽畏服而獨喜與世之守章句語道理繩趨而尺步者遊苟誠其人不間爵齒必訕首下問此豈非其本心也哉世率以果敢捷給病陳君而戒以靜重詳審予以為人患無志耳士固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為氣所勝未能遽易其習尚之

偏者然志氣之帥苟有其志氣亦安能率勝之耶人之氣稟固有剛柔之異然剛者易立而柔者難扶安知前日為吾病者不反以贊吾今日自治之決耶陳君於吾道汲汲向慕而才豪氣剛尚有持尺筆取中原之意抑豈不能自治其氣稟之偏耶靜重詳審之言予將有考矣陳君今為昭武令一日過門而別曰我行矣子亦有以語我乎予於陳君為後輩且駑劣不足與語而猶若是則其志可知矣予嘗聞邵武有故尚書黃公者終日正容危坐視其貌若無以異於

常人聽其言訥然如不能出諸其口一旦立便殿上與天子相與可否凜然不可犯君今訪諸其鄉人而式於其閭其亦有所感也夫春江渺渺兩溪之間不辨牛馬而霜降水涸蛟龍潛藏者乃天地之全功也陳君其尚勉之哉紹熙辛亥莫春既望北山黃榦序

輔仁錄序

榦嘗誦谷風之詩而為之掩卷太息曰嗟乎人之大倫五朋友居一焉豈不重哉自天地陰陽升降上下而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

幼之序著矣朋友者果何自而然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天之道也人之與人類也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而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揀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歎也耶

世教不明人心益薄生而知愛長而知敬者往往奪於利欲而不能以相保况其倏然集忽然散如太虛浮雲之無所倚薄者乎宜其苟合輕棄而不以動其心也雖然抑有由矣相習也以利相許也以氣相附也以勢平居講切無補於人心天理之毫髮甚者又從而斷喪之有之既不足以為益則棄之亦不足以為憾矣誠能思夫天典之所固有倫之所賴以立雖欲勿重其可得哉吾友黃君公泰謁榦而言曰學者之所志人道之當然耳久要之不忘獨非人道之

當然乎朝於斯夕於斯一旦離索焉而姓名邑里之不紀其何以慰吾拳、之念耶遂出錄屬榦名之而俾序其意榦謂此道不明久矣公泰知其有所輔於已也願以輔仁名之可乎抑嘗聞之朋友所以輔吾仁而非志於仁則亦無以盡朋友之道人之生同稟此氣同具此理大吾心而達觀之不見其爲異也朋友之交亦去其物我之私而已有善焉公爲之有過焉公改之資人以成已推其所以望於已者而勉人也盡其心平其氣毋匿毋拒毋徇毋惡則故舊之情

將銘諸心而不能忘也况是錄之可攷乎不然則屢書之奚益同志其勉之榦方有賴焉爾紹熙辛亥六月九日北山黃榦謹序

送徐昼父歸永嘉序

榦嘗讀唐事王公之文觀其序篇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而得公之用心明白若日月浩汗若河漢未嘗不廢卷而嘆也曰世豈復有斯人也耶高明廣大者天理之公也詰曲偏暗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不明人欲日肆世豈復有斯人也耶及考其世系則公永嘉人也常欲遊於其鄉

以覽觀山川之勝訪於其鄉之士豈無聞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淳熙甲辰始識包君定於武夷之下越八年復識徐君昼父于清潭之濱既又因昼父識其兄仁父其弟葉君味道與凡遊且宦於是邦者則疇昔之鄉慕固不待跋履之艱訪問之勤得以與之周旋矣至於人聞其名家藏其書號爲一世能言之士而射策決科者皆宗之則猶以未得竊伏下風爲恨也嗚呼公不復作矣公之用心余殆將有所考焉而世之說者乃曰皓者易污不若循而俯者之可

以集事也則公之用心是耶非歟昼父之歸也弔望於王公之墓而過諸其友其爲予問之紹熙辛亥九月六日北山黃榦序

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肅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數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爲總麻之戚焉古之總麻非今之所謂總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

禍患必相調卹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
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尚有爭毫末相鬪鬪者
况於異居別族之親乎故吾昆弟散而居於城
之東西南者有累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邂逅
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
矣至於諸如諸子則有終其身而不識面者焉
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為之同其苦樂者亦罕矣
嗚呼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吾嘗記為童子
日外祖父母皆亡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
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糶粟相啖迨其去則留

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
彝良心有不能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於習俗
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與此有識者之所當
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
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屠天寧居城南十
里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里適均人具肴一
椀酒一壺飯一器春蠶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
食之古人騷賦詩詠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
携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悌忠信相問勞以
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

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俚下之詞閨闈米鹽之賤則謹勿出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族厚風教不其善歟子恭曰善哉盍為之期日而告之乎余曰吾二十年前表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亡者六人矣亡者不可復作其僅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已娶婦抱子矣使此十有五入者皆康寧皆壽考皆歲無他適而能相樂其為斯會也亦不過七八十日而無此身矣人生百年之間兄弟十有五入而無七八十日之相樂其與路人奚擇焉則是會也誠有不可緩者吾欲始以壬子之春如何子恭曰善哉敬受教遂述其言如此遍以告諸兄弟俾書其姓名於左曰如約東長也謹書曰黃東如約

林仲則二子名字序

慶元戊午予屏居箕山林仲則之二子曰庚曰武者自栗山來從予遊明年予將為武夷之行而二子者亦且將冠仲則以書來曰吾將易其童稚所命之名而因以字之願以屬子可乎予與仲則兄弟交最久而二子者復從學於予其

何說之辭予觀庚也慤而武也敏慤者恐其不志於學而敏者恐其不力於行故名庚以學之名武以行之學之則聞見博而雖愚必明矣行之則德日起而雖柔必強矣故字學之曰伯明父字行之曰仲強父二子其勉之栗山之俗率以長子主家於內次子讀書於外使主家者知學則公平友愛之義篤而家之道益和以昌讀書者能行則孝悌恭順之道隆而所以讀書者不但口耳之末而已不然吾恐內焉妻孥之慮偏外焉子弟之職廢乖爭陵犯之風將由是起

矣故予之所以名而字之者不惟就二子之質而亦以因其俗不惟二子可勉而凡栗山之從吾遊者盡皆有以思吾言哉冬至後三日北山黃榦序

久要錄序

非天屬之親非名位之臨倏然相聚於千百里之外一朝去之姓名爵里有不及記者此久要錄之所不可無也然非天屬而愛生焉非名位而敬生焉姓名爵里不相與而不可不錄焉者道義切磨之功人道之至重天理之不能忘也

異日離羣索居取是錄而觀之某賢與某始善而中變與某日進而不已與皆可以致吾忻慕慨歎之意而亦以為進德之助者是錄之作豈小補哉書之編首以諭同志云長樂黃榦序

送許太博入宇文宣撫幕府序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為陽義智為陰兩儀也仁為木禮為火義為金智為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

肝心為陽肺腎為陰兩儀也肝為木心為火肺為金腎為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鼻口之分少長老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與夫五常百行未有出四者之外者也語大則天地日月鬼神四時不能違也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也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此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無間者於此器之中具此道也所以為聖為賢而超乎人物者於此器之中由此道也格物致知窮此道也存誠居敬守此道也無以窮之則固然無所見

無以守之則茫然無所得雖具人之形其與夷狄禽獸不遠矣世教不明學者知之而未必求之而未必熟不至乎熟猶無見魚得也至乎熟則動容周旋無適而非四者之用也古之君子所以自強不息者亦將所以熟之也開禧丁卯尚書宇文公出帥江陵宣威荆襄辟許君為屬而列予於下陳雖以病辭不果行而因以得交於許君一日相與語康節先生之學有感於數之起於四者予因極言之以諭許君且以自警云長樂黃榦序

葉雲叟子名序

葉雲叟以嘉定丙子後七月生男越三日來請名予與雲叟舊且好也不容辭諭之曰正得秋而萬物成天道也閏以積分而成月乃定時而成歲雲叟奉母自栢蒼來居於此種學甚力持身甚謹此鄉之人皆敬愛之今遂娶婦生子矣其亦至此而有成乎天啓之矣請以成子名之歲適大比雲叟行將衰然為舉首此其成之兆乎若夫學者所以成德也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予於雲叟父子有望焉冲佑逸吏

黃榦序

趙季仁二子字序

吾友趙君季仁之二子長曰希諱次曰希諱將為之加冠而重成人也求字於其友黃榦按釋文諱謂告曉之熟也諱謂中也此因言而訓也即言以求其心則言之熟者致敬而不敢忽也言之中者度諷而不敢苟也夫學豈徒言而已哉故字諱以伯敬甫字諱以仲諷甫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誼以方外程子曰敬立而內直諷形而外方直而方則大矣有志於學捨敬與義將安適乎季仁好學者也二子必能世其業故為之字而序其意以勉之嘉定丁丑長至冲佑散吏序

黃西坡文集序

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未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予始識西坡黃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如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侵人相食官吏畏首

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蠲租不待報竟以得罪
僞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弔者君
謫居不遠千里哭泣犇赴投閑十年人不能堪
君泊如也有本者如是文詞特餘事耳慶元初
天子方慨然建立治功收召四方知名之士君
亦駸、嚮用矣使得究其蘊豈但文詞之足稱
哉君為南昌郡博士予始識君於康廬四十年
矣哲人其萎而從遊諸老皆無在者過君家訪
其子如見其人焉其子他州法曹杭出君文一
編示予俾序之子懼讀君之文者愛其詞不求

其本故為之言某年某月某日長樂黃幹序

林子至子字序

貢者下獻上之稱也球琳琅玕與夫橘柚之屬
皆可以供朝廷宗廟賓客禮樂之用而後貢故
夏書九州之貢以物名周禮邦國之貢以用名
下之獻其上非有用不貢也朝廷資人才以共
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于上亦曰貢得其
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尤不可以
無用者貢也二者皆以有用貢而人才之用為
尤大然致其用者在人養其用者在已古者禮

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
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
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職此之由也
然則為士而將貢于上其可不以有用者自養
乎栗山林子至名其子以貢而問字於予為之
字曰用之勉乎哉行將見子干霄陵雲而為棟
梁之用椳闌扂楔非所望於吾子也嘉定己卯
夏至冲佑散吏黃榦序

送方明父歸岳陽序

晦菴先生以道德為學者師榦少不自量得與

弟子列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
索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
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片善未嘗棄端居一室
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
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
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
知者亦人之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遊者數百
人今其存蓋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
讀其言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
凜乎其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先生歿十有餘

年蜀有李君道傳貫之者乃獨求之文字朋友
之間篤學力行卓乎有不可及顧其不幸不見
先生而親炙之又不幸蚤世以歿不及究其學
充其志也嘗深痛之以為今之世不復有斯人
矣又五六年有家楨本仲者其志學操行視貫
之伯仲也豈蜀之人物獨盛於東南耶今又得
吾明父焉於理義之大端講之熟矣尤深病夫
世之學者言行之背馳義利之交戰也而深懲
焉觀其志之所趨蓋未可量也明父復為予言
番易饒曾師魯之為人自以為莫及也以是觀

之天壤之間英靈之氣鍾為人物者何代無之
洙泗濂洛之學深微隱奧者至先生而昭然
若大明之中天也尚何微言絕大義乘之足憂
乎此予之所以釋然以喜也抑嘗有聞焉夫子
之道惟曾子孟子得其傳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子思之中庸
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一篇之中無非弘毅剛
大之意惟明父勉之先生之學庶乎有望焉於
其行也書以為贈嘉定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
長樂黃榦序

趙季仁習鄉飲酒儀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饌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濟濟則慢敬始之以禮教敬也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終之以樂教和也拜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

也降洗降盥潔也辭盥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

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

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

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饌以爵貴貴也工歌

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

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者華

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

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

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

為禮以教人凡為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

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
鄉人之羣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伎
恣謹囂教侈也導也肆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
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
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
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
習之歟吾友趙君恕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
合而志於古其為邑餘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
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予
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

序 略使刻之篇首嘉定庚辰六月朔旦長樂黃榦

林良夫三子字序

傳佑仔皆所以佐助夫人者也吾友栗山林良
夫以是名其三子而求字於予名以望之父之
志也字以補其所不及朋友之教也良夫之名
其子也蓋望其出為世用以承弼厥辟左右有
民也其志大矣榦之字之也先乎已而後能及
乎人不先乎已為人之學也又安能及人也哉
傳者所以輔夫人也必先自輔以成其德而後

可以輔人故字之曰自輔佑者啓佑之以正也
必先自正而後能正人故字之曰自正仔者任
人之事者也必先能自任其事而後能任人之
事故字之曰自任三子者父呼其名則當慨然
曰此父之志也吾當志伊尹之所志人之呼三
子以字也則當惕然曰此朋友之教也吾當學
顏子之所學能若是其於名若字也庶無媿乎
嘉定辛巳二月望日明道散吏黃榦序

與郭德元序

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

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
將為人所憚乎抑為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
求人之狎至於為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
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就下者當自省也嘉
定五年暮春既望勉齋黃榦書寄郭兄德元

李維志字序

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蘊化育之幾
人之所以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
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
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

且陋耶之於道者善矣用之不專進之不力持
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塗紛然而多
歧志焉而中止安能有所志乎吾友李維石名
士興病其字之不類也以維志易之其義以為
學而有所興起非志不能也復求其說於余維
志嘗聞武夷夫子之道而說之者其志已不為
世俗之卑且陋矣故特以人心本然之大與夫
志之所以為志者論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君子曰詩之好仁如此維志勉乎哉予於子
有所警言矣紹熙甲寅八月既望北山黃榦謹序

勉齋先生黃文爾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題跋

書蔡西山家書

榦始受學於晦菴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
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通
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
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
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
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
矣榦之識公為最久而荷公之教為最深其卜

居乎此也固惟先生是依亦庶幾資公之教以自老公既不容於世以死而先生亦相繼而歿翰又將疇依耶嗚呼吾先生者固累千百年不可復見若公者亦豈世之所常有耶今年春先生以書一通授翰咨嗟太息者久之曰此季通與其子書也子為我掇其要語繕寫以來未及反命而先生歿因書其左方歸公之子使藏之以致其悲慕之意云

代書晦菴先生四齋箴

晦庵先生以紹興癸酉主簿茲邑時年二十有

二也其拳於學校之教悉矣而又為此銘以

誨學者欲其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無適而非義理之歸今誦其言以考其所用心盖有老儒之所不能道而大吏之所不暇及者雖其天資絕人難以企望而志學之早愛人之切學者其可不思所以自奮哉某踈繆不學試邑于茲惕然無以奉承先生之所為銘如此而又懼其無傳也因取先生所為白鹿洞學規併刻之以諭同志而亦以自警言云紹熈甲寅三月朔門人余

元一謹書

書晦菴先生正本大學

翰嘗獲受業於晦菴先生之門竊觀先生訓釋諸書皆虛心平氣以玩其詞研精覃思以究其旨字尋句索縷析毫分其察理之精措辭之當必欲深探古人之意而使後學曉然易知至於一語之未安則反覆紬繹寢食之頃不忘也大學修改無虛日諸生傳錄幾數十本誠意一章猶未終前三日所更定既以語門人曰大學一書至是始無憾矣今惟建陽後山蔡氏所刊為定本潮倅廖君德明得之以授潮陽尉趙君師

恕趙君鉞板縣庠且慮傳本之多無以取信後來因屬翰記之嗚呼先生不復見矣所恃以明善誠身者不過文字之間是豈可以不謹其所傳哉遂敬為之揮涕書此嘉泰辛酉十有一月朔旦門人長樂黃翰敬書

跋三衢毛氏增韻

書六藝之一諧聲六書之一也字書音韻之學其來尚矣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后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

是無以博其識養其心而為進德之基其驚高者既忽之而不習徇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互哉攬毛公之所述為之三太息云開禧乙丑二月五日長樂黃榦書于石門酒庫

跋方耕道書

余嘗聞方耕道為南軒先生之客有遺憾焉及聞李君子謂之語具道一時相予之意然後知傳者之妄也子謂出示耕道手書敬服其論議攻排之益耕道以直道事南軒而南軒能容之

子謂又以是友耕道而耕道敬之又如此賓主規諫之難久矣豈其遇合自有時耶余為之三復而三嘆息云開禧丁卯春社長樂黃榦書

書晦菴先生所書指益大象

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為深戒也晦菴先生二象以授學徒江君孚先所警於後學者至矣孚先

以示其同學黃翰三復敬玩刻之臨川縣學以
勉同志庶亦知所以自警哉嘉定己巳暮春望
日敬書

跋樂安曾一菴歲月記

觀一菴曾君自處於生死之際亦可謂達矣哉
一菴家貲累千金子四人好學守家法無所累
於中而然也世之貴富安逸過一菴者何限老
愈饕餮死且不瞑者皆是一菴非達耶一菴能超
然於生死至語諸子猶以不能光大門戶為恨
抑豈未能忘情於窮通耶其曰醇謹勤儉讀書

則是求諸已而已曷嘗以搖尾乞憐如墻間之
徒為能光且大哉一菴達者也余年六十有一
無一區之宅一囊之粟以自給尚赧赧俛首入
銓曹讀曾君之記誠有媿矣因書其後以諭其
子使毋忘乃翁之訓而亦以自厲云嘉定壬申
二月既望勉齋黃翰書于武林旅舍

跋西山徐介甫手澤

此西山徐君子手澤也余不及識君而識君之
婿胡伯量與其子烜觀君之擇婿與其教子則
其人之賢猶可想而知也曾子所謂其言也善

者其此之謂與嘉定壬申長至長樂黃榦書于
新淦縣無訟堂

書襲夢錫所編晦菴先生語錄

襲兄夢錫所編朱先生語字字皆格言也學者
所當留意焉雖然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
其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熟
味衣錦尚絅之章與夫默而識之之語則於是
書也庶乎其有得矣嘉定癸酉七月望日門人
黃榦敬書于臨川寓舍

跋南康胡氏鄉約

南康胡伯量以鄉約示其友黃榦讀已而嘆曰
此鄉飲酒遺意也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則相
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賙其情誼之厚如此故
其暇日相與為飲酒之禮以致其繾綣之情而
因以寓其尊卑長幼之序如是風俗安浚而不
厚哉後世禮教不明人欲滋熾利害相攻情偽
相勝一室之內父子兄弟乖爭陵犯者多矣而
况於鄉鄰乎風俗之不如古亦宜矣哉伯量兄
弟孝友同居合爨人無間言又能推其施之家
者而達之鄉其有補於風教大矣故書其後以

論其鄉人使知其合於古誼相與守之而勿替
云嘉定乙亥四月晦日書于鳳山書院

書晦菴先生語錄

晦菴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
之先生歿其書始出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其本
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輒自刪改
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
于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游者亦樂為之搜
訪多得記錄者之初本其後出守儀真持庾節
於池陽又與葉賀孫潘時舉諸嘗從游於先生

之門者互相讐校重複者削之訛繆者正之有
別錄者有不必錄者隨其所得為卷帙次第凡
幾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于後特以備散失
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
方備矣師生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
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閒承謦欬也後之學者
誠能齊心而玩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
而悉歸一已足是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既以錄
諸本以榦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
十月朔旦門人黃榦謹書

書東萊呂先生寄李文簡手帖

侍郎李公以東萊先生手帖示榦既獲竊窺兩賢相與之意而所稱引莫非當世巨儒所講論莫非古先典訓何其盛哉今其人既不復見而其言亦不復聞豈亦氣數消長驟盛者固忽衰與吾輩盍思所以自勉哉為之三復太息云嘉定乙亥長至後一日後學黃榦敬書于鳳山書院

書晦菴先生家禮

昔者聞諸先師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

則也蓋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之制已存乎其中矣於五行則為火於四序則為夏於四德則為亨莫非天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人稟五常之性以生則禮之體始具於有生之初形而為恭敬辭遜著而為威儀度数則又皆人事之當然而不容已也聖人泐人情而制禮既本於天理之正隆古之世習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於是始以禮為強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於家者著為一家之書為斯世慮至切也晦菴朱先生以其本

未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為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蓋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則是禮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復天理也則禮其可緩與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墜典未及脫藁而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與趙君師恕之宰餘杭也迺取是書鋟諸木以廣傳蓋有意乎武城弦歌之遺事學者得是書而習之又於先生

所以教人者深致意焉然後知是書之作無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見之明信之篤守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嘉定丙子夏至門人黃榦敬書

跋陳履道先壻菴額大字

榦嘗受學於晦菴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為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壻行家庭享祀丘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齊戒陳設滌濯烹飪皆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三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寒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

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孝於親而望於人陳公菴額之所為書也履道既能成其先大夫之志復以墨本為軸朝夕展玩如適丘壟而撫松楸悽愴之情自有不能已者故述余之所見以明先生之為此書履道之寶此書不但字畫之工而已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長樂黃榦敬書于竹林精舍

跋陳履道辯誣卷

大書以揚其親之美力辨以不忍其親之見誣皆子孫愛親之美也然貴顯而矜其族亦人道

之當然徽猷公既貴矣斥其母子宿昔無聊之狀亦非書法之所宜使其槩嘗有聞焉書其事而諱其名斯可也然徽猷公之所成就自其器識之過人假使真如所言其志氣亦豈少衰哉矜不矜正不足為公之輕重則不必辨焉亦可也祖考之望其子孫子孫之孝其祖考固有在矣諸陳為建陽大族皆好學守家法則所以顯其親者豈在於大書而力辯耶辯謗之作所謂家事非外人所宜與然榦以寓居介於諸陳之間則亦里人也為里人而平其爭誼也故為之

書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里人黃榦書于竹林精舍

跋陳履道丞嘗田約

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陳履道訪余於竹林精舍出示其先塋菴額墓誌辯誣丞嘗田約三卷無非孝愛其親之意而田約深遠矣可謂篤於人道之大端者也獮祭魚豺祭獸豺獮之祭非有所戒約而預為之備也禽獸微物而知奉其先況於人乎為物之靈而忘其追遠之念曾禽獸之不若也況於為之戒備者如此而忍忘之乎

風俗之薄甚矣不但評語德色之可畏也視其親如仇讎如路人者有之孩提之童不學而能者安在哉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而且若此况敢望其追念數十世之丘墓乎此履道之所為諄諄也讀其約為之三太息而書之以為世戒長樂黃榦書

書龜山楊先生家書

龜山先生晚年家書也其精明詳審如此非道學之力歟榦蚤從晦菴先生遊因得講聞先生之道中年遊宦學業遂廢歲月蹉跎老及之矣

後

引疾來歸願畢此志師止友散獨抱遺編先生之孫後攜書來訪三復起敬竊書其後以致慨慕之意云嘉定丙子九月五日後學黃榦敬書

書新淦郭氏叙譜堂記

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凡在覆載之內者皆所當愛也况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不知所愛則上負於天地下愧於祖宗矣新淦郭氏之於族人也既買田以給之又為堂以聚之盖知此義矣即此義而克之知此心之無不徧

知此氣之無不同則將合覆載而為一堂也豈不大哉予嘗為邑於新淦而聖與嘗問學於予聞其事而嘉其志為是說以廣之嘉定丁丑長至定菴黃榦書

書陳密學守城錄

密學陳公之守城殆天才非可學而能也然得其書熟玩焉觸類而通之亦豈不可學哉顧嘗以為守城者郡守僚屬之責也今之仕者二三年輒一易偶當閑暇於是書固不屑讀倉卒擾攘則不暇讀矣若使邦人皆得是書而讀之

父子兄弟庠序里閭平居暇日相與講說則凡在城之內者無非可與守城之人也况又切於其身之利害則考之必精思之必審其為郡守僚屬之助多矣予既與同官寓公士友合謀併力以成慶版築之役因以是書屬郡文學金淵刊之學官寓公士友凡邦人之欲得是書者悉以遺之合一郡之見守一郡之城當有得陳公之意於是書之外者矣凡為郡而欲得是書以遺其邦人者又將以廣其傳焉則凡有城者皆可守尚何外侮之足患哉嘉定戊寅二月既望

長樂黃榦書

書龜山楊先生帖

此靖康元年書也公年七十有四矣虜退圍解痛哭流涕以防後患諫大夫責也言不見聽則浩然以歸亦足以明事勢之誠可憂也上下偷安方以和為可恃獨何與為之三復三太息云嘉定己卯七月二十三日長樂黃榦謹書

書趙華文行狀

榦少從晦菴先生遊竊聞篤行公之名覽其遺事俯仰敬嘆如對古人後十餘歲遂獲與仲兄

偕受知於丞相忠定公竊窺言論施設之大槩
華文方以少年擢高科館於劉忠肅公之家而
授業於晦菴先生之門遂與為友焉其後從宦
江西累、相遇則華文涉歷愈深年愈高而德
愈邵也投老來歸聞華文之子總幹君宰崇安
有惠政人多稱之五十年間及見其一家四世
之賢如此雖其事業所至有不同而其人之賢
則皆處心以忠實持身以端謹居家以孝友施
之於政者真知體國愛民者也何其盛哉丙寅
丁卯間幹方以事走京師及見權姦薰熖忠良

被禍殆若天道冥漠不可曉者及今觀之鄙夫
儉人根株鋤戮聞其名者不啻若犬彘而篤行
公之後赫奕盛大至於如此所謂福善禍淫者
豈不灼然可監也哉讀李君敬子所述華文之
行實而敬題其後為善者當知所勸而不善者
亦當知所戒矣嘉定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長
樂黃榦謹書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啓

通兩浙趙漕啓

財貨源流之寄孰踰畿甸之尊塵埃蠶楚之間
無若酒人之賤豈姓名之敢徹冀悃悞之少輸
竊以在昔肇民以酒為禮五齊之掌周始列於
天官大酋之監秦復著於月令凡祭禮之共賓
客之奉皆秫稻必齊麴蘖必時苟為曠職以弗
虔母乃乾餼而失德至詩人而有酤我之詠及
夫子而有沽酒之文則是懋遷有無奚間今古

然皆旨且多旨且有孰不醉言舞醉言歸至於
厭弃而不售於人則亦薄惡而不適於口自世
已降奚弊不生漢人以米麴三斛成一釀而味
不醇唐人以銅錢三百飲一斗而價苦貴遂使
天下命士類多空簿之欺市土酒徒稀復醉眠
之樂究弊原之自出皆吏道之不修背公徇私
見利忘義夜入此舍不辭盜飲之名日醉後園
自取廢事之責及課額之不辦則姦計之愈生
求善價而沽諸比皆市貨之滯者于于然來矣何
異鋪糟而啜醅望望然去之無復登臺而飲耐

間有悉心營職洗手奉公求以自見其長庶幾
獲免于戾然木以穴蠹穴深則木何由生水以
源長源竭則水亦何有所謂變幹旋之策實資
聰明仁惠之賢激濁揚清興壞補廢恤其有無
而究其實憫其卑賤而通其情庶疵賤之微官
得展布其四體求之於世今見其人恭惟其官
實大聲宏行高能鉅畝向之學博雅該通智白
之文溫醇典麗蚤摠素抱俯拾巍科揚歷滋多
聲稱甚籍悉心州縣屢興襦袴之歌策足班聯
自結冕旒之眷即正秉鈞之任尚淹挽粟之權

有巴蜀之轉輸始見鄮侯之績非江淮之運漕孰明劉晏之功奏課朝聞璽書夕至榦迂踈無學局促不才獲落半生偶叨一命蹉跎十載備涉百艱齒髮侵尋神識凋耗自合退歸於農圃豈宜復玷於縉紳家無數十畝之田身有二百指之累既飢寒之未免於仕進以難忘智類絜瓶自知無用職當滌器猶恐弗堪得君子以為歸則官箴之可免豈期幸會獲隸按廉雜居庸保之間惟有鞠躬而盡力仰賴帡幪之庇尚靳藏疾以納汙

通提領所董主管

酒政軍須之是仰要須賓幕之得人名賢民望之所推遂使才能之贊畫豈期寒賤亦託帡幪未諧望鳥之恭敢後修詞之敬恭惟其官器宏識遠學廣聞多人傑地靈盡挹湖山之清淑儒宗世業久識師友之淵源俯拾巍科浸登臚仕以經術飾吏治以豈弟得民情卧轍攀轅籍甚虎城之譽依渠泛水來為鳳闕之游十五州財賦之浩穰百萬衆營屯之仰給為諸侯之客才立事智造謀近天子之光朝奏書暮召見榦稟

資甚陋賦分多竒乃以甚貧之家而有至重之
累冒居極猥之職適當極弊之時雖勉竭於疲
駑卒難逃於曠敗尚依仁庇俾宦箴何自而
忘未快白日青天之覩自今以往庶無震風凌
雨之虞

通提領所豐提屬

上幕得賢之重易地皆然卑官賴庇之榮自天
而下趨承伊始喜幸何窮恭惟某官才識俱長
人門並壯先朝忠槩追事業於簡編近世名卿
熟見聞於耳目世濟其美人皆曰賢果發藻於

儒林遂蜚聲於宦海青氈故物合陪紫禁之贊
襄綠水清游姑佐皇華之畫諾不畏強禦有公
是非與其枉尺而直尋孰若捨彼而從此聲稱
籍甚眷注彌隆不容坐席之溫佇奉詔環之寵
作諸侯之客自應事舉以言揚近天子之光是
宜朝奏而暮召翰賦性蹇拙涉世迂踈落五
十年已甘閑散嗷二百指尚苦飢寒誰言簪
紱之甚榮孰識塵埃之可畏儻非庥庇難免曠
瘝自昔閩山幸託棠陰之蔽芾豈期秀水復叨
厦屋之幘幪欣詠以還敷宣罔既

通嘉興知府

以酒為名昔獲天官之屬分肆而市今居邦域
之中幸陪下吏之聯敢後柔緘之貢恭惟其官
材高器遠學廣聞多氣鍾雲夢之英澤吞八九
志逞南溟之運水擊三千蚤擢第於儒林遂蜚
聲於寰海自結冕旒之眷晉陞鸛鷺之班
餘庸陋不才迂愚無識蹉跎半世偶叨一命之
微荏苒餘生備涉百罹之苦合投身於壘敵尚
抗首於塵埃家無餅石之儲身有妻孥之累指
四方而糊口寧敢安居為五斗而折腰誰知無
米所冀曠瘵之免敢惟溫飽之圖幸甚依仁庶
幾免戾無襦今袴人歌太守之恩飲酎登臺客
歎卑官之幸

謝兩浙漕司送錢

竊祿無功復拜金錢之賜感恩知幸如叨華袞
之榮輒述寸誠敬陳尺牘竊以官分品級事無
等蓋皆當竭力以盡心庶免素飧而尸位揆諸
物類雖雞犬而有所司質之聖言則牛羊以求
其壯苟性靈於物而偷安適已才劣於聖而闕
視高談以汨沒州縣為勞人以稽考簿書為俗

吏則食焉而怠何以免巧者之譏任既不勝亦
無怪梓人之怒故官箴之是守皆吏職之當為
豈曰難能足膺厚錫如幹者才非適用學不逮
人落、五十年益歎儒冠之多誤嗷、二百指
庶幾廩粟之是糜與其因偷敗事因貪敗名孰
若以廉求安以勤求飽乃至奔馳於兩庫固惟
竭盡於一心自冬涉春深愧代庖而越俎以新
易舊豈宜攘臂以下車方陳控免之情忽奉寵
嘉之命出於非望得之若驚伏遇某官仁禮存
心謙恭接物樂於下士有握髮吐哺之風惠以

使人得解衣推食之意遂使庸愚之賤亦蒙錫
予之恩幹敢不勉竭駑疲力圖稱塞守清白傳
家之節為辛勤報國之誠廣廈千萬間幸假驩
顏之庇畏途九折坂甘為叱馭之驅

謝兩浙陳運使許薦

尸祝無功復忝代庖之責伶官至賤亦叨錫爵
之榮往昔所無吏民共駭竊以位高而易隔勢
卑而難伸齊禮牛角之歌燕感駿骨之論垂之
往牒足為美談要必真有用之才乃能當非常
之遇如幹者識非涉世學不逮人抱關擊柝始

以為貧毀瓦畫墁難以求食惟究心於辨職庶
竊廩以偷生豈期錫賞之至三又俾侵官而共
二知己難值捐軀不辭當光華臨按之時正官
吏戰兢之際忽寵盼於台翰復拜賜於金錢憫
其寒微許以甄拔趙文子舉筦庫之士晉叔向
聽堂下之言不謂古風乃見今日伏遇某官英
猷經遠雅望鎮浮於大賢何不容占小善率以
錄竹頭木屑馬渤牛溲咸預兼收未嘗輕棄遂
使塵埃之賤輒蒙禮貌之優幹敢不益厲素心
勉彈駑力食祿者當任其事感恩者必竭其勞

庶幾晚景之桑榆遽變春風之桃李豈惟覽轡
冀不忘推轂之言行即秉鈞亦願作在鎔之器
回崇德吳尉

採鄉曲之譽不勝仰德之懷仕邦域之中遂有
依仁之幸忽魚書之寵賜知騎氣之鼎來感與
愧并得諸望外恭惟某官材高識遠學廣文多
秀冠儒林擅斗南一人之望名高仕版策天山
三箭之勲自應密勿於廟堂尚復徊翔於州縣
惠必期於澤物官何嫌於近民佇聞課最之登
即聽交章之薦幹稟姿甚薄賦分多竒半世蹉

跼已甘閑散一官蹭蹬尚苦飢寒方興張顛待
哺之思復起折腰無米之歎尚賴仁賢之誨頓
寬寂寞之憂報匪瓊瑶姑謝撫謙之辱音母金
玉行修請益之恭

通屬官啓

紅蕖綠水久欽入幕之高風白首青衫來作當
壚之賤吏仰託幘幪之庇敢稽簡牘之修恭惟
某官學廣問多行高識遠儒林奮迹豈惟數萬
里之鵬程仕路剗繁不但十九年之牛刀合廁
論思之選尚淹畫諾之遊揚歷滋深聲稱籍甚
錢流地上收飛芻輓粟之功身在日邊有朝奏
夕召之寵晉登華貫俯穆師言榦局促不才迂
愚無學蹉跎半世偶叨一命之微荏苒十年備
歷百罹之厄合收身於農圃尚投迹於塵埃蓋

將餬口於四方但有折腰於五斗雜居庸保惟
知竭力以盡心尚賴仁賢曲賜匿瑕而藏疾

通孟主管啓

計臺重寄職分廉按之權委吏卑官身處塵埃
之役趨承有日感幸自天恭惟某官雅量鎮浮
英猷經遠文之以禮不徒公綽之成人養之以
剛豈特施舍之守氣究其學問端有源流教傳
三徙之餘道守七篇之舊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豈若以吾義以吾仁管晏之功可復許乎非但
其君顯其君霸踐揚滋久譽望寢隆宜自致於

要津庶盡攄於素抱平分風月人皆屬意於竹
符坐對湖山公獨甘心於蓮幕雖高懷之難企
於輿論以未伸課最朝間璽書夕至借方寸之
地力輸削草之忠近咫尺之天行即持荷之選
幹迂踈無學淺陋不才濩落半生偶叨一命蹉
跎十載備涉百罹齒髮侵尋神識凋耗自合退
還於農圃豈宜復玷於搢紳家無數十畝之田
身有二百指之累既饑寒之未免於仕進以難
忘智類挈瓶自知無用分當滌器猶恐弗堪得
君子以為歸則官箴之可免豈期幸會獲與使

令雜居庸保之間惟有鞠躬而盡力仰賴仁賢
之庇庶幾藏疾以納汙

通程主管啓

計臺重寄獨顯幙府之權酒正卑官獲執隸人
之役依承有日感幸自天苟稽尺牘之修曷展
寸心之敬竊以庫名犒賞實助軍須身為監官
當辦國課管權之任無異於昔財貨之匱莫
甚於今居是職者不得其人委其權而悉付之
吏出入不謹貪冒是聞雖足苟朝夕之安何以
免譴何之辱間有悉心營職洗手奉公求以自

見其長庶幾獲免於戾然上下不相應而情實
不得通職雖領之使臺治實寓於他郡寧復相
關之血脉殆猶無用之贅疣至使州縣之猾胥
與夫鄉曲之豪舉皆得抑其志而使不得聘乘
其隙而動欲見擠縱有薄能曷圖微效深察源
流之故必資仁惠之賢憫其卑賤之易搖察其
踈遠之難達有訴必省有謁必從則夫權酷之
至微雖或庸愚而可辦恭惟某官源深流遠實
大聲宏挺人門蔚有乃祖之風烈洋器量
卓為當世之表儀大受不可以小知長才猶難

於近用踐馭寔久譽望益隆非朝陽魚以來鳳
凰之鳴非南溟無以適鷗鵬之運暫作諸侯之
客式觀王國之光近咫尺之天名徹冕旒之
聽借寸寸之地力輸肝膽之忠豈惟賤吏實賴
於帡幪抑使善類悉歸於陶鑄幹迂踈晚學么
麼庸才半世蹉跎合退安於壘敵一官猥瑣祇
自困於塵埃雜居庸保之間坐計錐刀之利以
庸繆之資而當繁劇之任以敗壞之職而求尺
寸之功儻所願之獲伸雖至勞而敢憚豈期幸
會獲備使令斂板造庭愧未有樞趨之日鞠躬

盡力庶勉圖報稱之忠

謝兩浙唐漕薦啓

東西十五郡屬當孟博之登車官吏千百人咸
望鄭莊之推轂豈意刻章之辱乃先管庫之卑
承命易驚撫心甚愆竊以薦士非難而難於下
白屋之士求知非難而難於辱大賢之知故燕
昭市駿骨而諸侯之客始歸顏淵附驥尾而萬
里之名益顯如上以請託而舉而下以青要而
趨則得之若無榮不蓋愧然以卑官之冗賤乃
獲公名之薦揚苟非學行之素充必亦才業之

可採如幹者才非適用學不逮人蚤歲父兄誨以傳家之清白平生師友勉其刻意於丹鉛志不篤而業不精年益老而身益困自合甘心於農畝豈宜廁迹於搢紳屈指平居幾見齏鹽之不給庇身寸祿敢云麴蘖之為卑處之固已甚榮外此敢有他望夫何脫毛遂之顛又獲登李膺之門往昔所無里閭共駭茲蓋伏遇某官量涵淵海智燭著龜泰宇清明白日青天之在望德容溫粹春風和氣之籠衣人持心悉奔於公平接物無分於貴賤以謂不龜手之藥或濟於時

須當知扣牛角而歌未忍以人廢擢自百僚之底賜之一字之褒幹敢不益勵初心堅持晚節陳篇誓報不敢為世俗之佞言律已居官惟母負聖賢之明訓

通江陵府教授啓

閭閻小子喜聞兵革之言搢紳先生獨道詩書之事敢因官學敬拜師儒恭惟某官德粹而醇業通以博談經馬帳諸老所未能言發策漢庭一第亦直溷子乃推所蘊以淑諸人遂令蠢爾之蠻荆莫不翕然而鄒魯文章典雅追屈原宋

王之風問學淵源悅周公仲尼之道獲聆盛事
實快夙心翰質本庸愚學尤迂僻兩年試吏甕
盎投身千里修途塵埃滿面願亟聞於警欵以
大振於昏冥倒廩傾困儻與門人之列息黥補
劓終從長者之遊

回臨川陳主學啓

塵埃筮楚日懷製錦之慙禮樂詩書天假樞衣
之幸方首圖於問政愧先辱於貽緘恭惟某官
行粹而醇業深以博宏才偉量太岳遺風麗思
雄文後山嫡嗣自輩聲於壁水屢擢秀於儒林

立

盍陪東觀之校讎乃屈南荒之征權當公道開
明之日正高賢登用之時鄉校主盟固足尉青
衿之望朝家汲引行即看紫綬之頒翰學不知
方仕尤拙計蹉跎半世偶得一官禍患十年始
霑寸祿未遂丘園之雅志忽蒙臺府之誤知乃
以小才付之大邑未操刀而使割若涉水以無
涯尚賴師儒言提其耳庶幾民社無愧厥心

謝江西王提舉薦

銅章受察乏撥繁剝劇之才玉節按臨抗激濁
揚清之志夫何甄拔猥及庸愚流傳忽到於人

間感激已踰於望外竊以風俗大弊孰甚義利
之不明薦舉一途馴至上下之俱失富貴者人
之欲廉耻者國之維自奔競之習既滋而羞惡
之端浸泯脅肩諂笑搖尾乞憐有鄙夫之不為
雖君子亦未免取之者隨時而馳騫與之者視
勢而低昂專布私恩絕無公議至有不求而自
得與夫既舉而不知此當望於古人之中要難
施於庸流之表如幹者心期甚短學術止奇早
歲父兄誨以徐行而後長壯年師友厲其處分
以甘貧既不能自奮於精力強盛之時又寧忍

躁進於齒髮衰頽之日一行試吏三奉辟書媿
無尺寸之長始為升斗之計竭來百里比及三
年資淺而望輕訟繁而民雜恤貧安富詎敢有
偏守法奉公但求其是柰勝心之滋熾肆讒口
以居多市虎屢至未免或疑秋鷄一書胡為而
上靜而有守拙性所便直而不阿顛懷難克早
魃警用刑之酷螟蝗戒為政之貪不辭奔走之
勞難謹何之及豈意匿瑕而藏垢乃蒙棄短以
錄長茲蓋伏遇某官識量過人精忠體國冰壺
清鏡是非悉付於至公砥柱中流靜定不搖於

勁力坐令嵬瑣亦預選掄在大賢無望報之私
於小吏有難酬之德幹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
心躬駑馬十駕之勤詭鉉刀一割之效陳篇奏
記恥爲世俗之諛言律已愛人願守聖賢之明
訓

謝撫州陳守薦啓

百里驅馳祇奉州家之條教一封奏徹豈爲京
秩之權輿褒拂之舉有加特達之知曷稱竊以
富貴者人之欲羞惡者義之端古人行道未嘗
求知後世盡職庶幾有遇迨俗之末惟利是趨

乞其餘者無異播間望而罔焉何殊龍斷欲求
投足舉手之力必爲脅肩諂笑之容若夫稟質
之迂愚加以賦分之竒蹇旣無以借王公之譽
又不忍決性命之情乃思附翼以攀鱗何異挾
山而超海如翰者受材甚拙涉世多艱一生燈
火之勞闊踈無用兩鬢風霜之晚荏苒何為誓
將求老農老圃之師誰敢望大邑大官之庇役
役於塵埃筮楚汲、乎期會簿書學已負於前
修政有同於俗吏趨風率職海山何賴於塌埃
渴雨經時田野未安於寢食儻自忘於罪戾敢

有冀於薦揚殆速謹何母復廉恥豈意不龜手
之藥與夫扣牛角之歌雖曰無心亦徒知已茲
蓋伏遇某官度包海嶽義薄雲天君子容衆而
尊賢夙推德量宰相量長而較短克紹家聲不
為權勢之所搖尤以奔競為可厭斷以獨見拔
之庸流十六字哀黼之榮實為未副千萬里門
庭之遠名乃上聞有是遭逢若為稱塞幹敢不
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勤詭鈎刀
一割之效陳篇奏記不敢為世俗之諛言律已
奉公願恪守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胡漕薦啓

駟騎載馳俯盼雲翰鶚書剡奏仰扣天閣既不
敢陳醜蔑之言又未獲執李君之御胡然望外
意者夢中竊以薦舉之道以公不以私仕進之
方謀義不謀利凡古人之所守皆天理之當然
上無徇勢以市恩下不貪榮而彼此俱全
於大節是非負出於常流茲道浸微迨今尤甚
禮辨於登門之疏數情分於通問之後先脅肩
諂笑誇以為能搖尾乞憐忘其自賤操心若此
報國謂何如榦之愚與世尤戾彈冠筮仕初之

寸長據按臨民難甘尺枉獨念閭閻之休戚有
關宗社之安危此心不憚於人窮何而輒饕
於君祿始循拙政見謂癡兒要無愧於俯仰之
間亦奚恤於異同之論大賢所隸庶獲知音鄙
性無庸豈宜自鬻敢期寒谷不礙陽和求匪待
於童蒙遇乃叨於國士書藏十襲字抵千金潢
潦無根顧謂源流之有自蚊山重任則言劇易
之兼長被溢美以若驚恍莫知其所本茲蓋伏
遇某官清姿邁往逸度昂霄得澹菴衣鉢之傳
開韓公畫錦之兆乘輶輓粟推轂薦賢遂使姿

庸猥蒙褒借餘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駕
馬十駕之勤詭鈇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恥為
世俗之諛言學道愛人格守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章提舉薦啓

課三載之績無善可稱辱一字之褒為榮已甚
兩叨薦拔倍切凌兢竊以天生此民君為司牧
張官置吏碁布星分豈能選公寸量銖度惟進
賢可以報國苟舉枉何以服人眷言耳目之
官實握權度之柄持至狹之京削馭至衆之英
才不惟難以獲薦薦者亦難未有得者不求求

乃可得故驅馳於宦路多湛伏於選坑孰誤我
公首及於翰自慚鄙拙見謂迂踈慨慕前修屠
龍魚用俛從流俗刻鵠不成雖屢困於窮途卒
難忘於故步塵埃汨沒歲月蹉跎知伯玉之非
老其及矣覺淵明之是去將安之迫於啼號姑
此奔走數瓜期之且至夢松徑以將歸七寶浮
圖合尖誰望萬間廣廈大芘焉依反復揄揚終
始成就學不窮於閫奧文未探於菁華以法為
師視民如子皆頷摠衣敬請先生之教庶幾磨
礪不為小人之歸胡然品題逮此庸瑣壯也不

如今老矣曷稱所蒙一謂之甚可再乎敢忘其
自茲蓋伏遇某官文雄壁水道冠蓬山把麾衡
嶽之陽播甘棠勿剪之詠持節大江之右振皇
華咨度之風掄材無間於菲葑護善有如於璧
玉遂令朽質亦預薦書近水樓臺最先得月窮
冬草木頓覺回春榦敢不奮激煥衷摩挲老鬢
觀大賢相予之至此信平生所學之不羗陋巷
雖貧讀書補過清朝不棄狗國忘身

賀福建章漕啓

渙奉宸綸晉更使指激西江以活涸轍之鮒所

嘗及者十一州從南滇而運垂天之鵬又不知其幾千里按棲鸞之舊治耀畫錦於故鄉公雖恬然不見其榮人爭覩之以先為快恭惟某官天生賢佐世濟精忠萬古家聲應不在巡遠之下一門秀氣豈復論荀陸之儔入相天子而筦樞衡出將王命而馳原隰均之體國皆足庇民暫辭蓬萊方丈之遊歷覽衡嶽康廬之勝君遣之以禮樂遠有光華人自得於湖山今修庭戶姦強斂戢窮弱歡呼然非歷試無以顯其器之全非治煩無以表其才之鉅一星斜指祥移

翼軫之躔六轡載馳風動甌閩之路部屬分於八郡產最薄者四州所謂利源全資鹽筴惟亭戶常貧黠吏常富故私販日熾官課日虧重以名次之太艱愈使網運之不繼欲更宿弊實藉通儒至於獄訟之浩繁與夫郡縣之欺慢聆其已試孰不潛銷管晏幹山海之饒莫能過也呂范侈衣冠之盛行即見之翰自揣此庸受知最厚剡鶚書而屢奏歎猿臂之數竒有宅一區未辨子雲之歸計去家千里復尋元亮之漫游及瓜尚隔於再期種菊姑安於三徑忽聽易輶之

命不勝折屐之情俗吏之期會簿書未諧稟令
門人之洒掃應對敢不盡心

通江西提刑啓

鼎來丹詔晉陟皇華二千石以最聞佇公卿之
漢選十一城之地大耀禮樂於周原號令素孚
風采深振恭惟某官高明秀整謙厚粹和文章
足以名家炳如日月節義見於傳世凜甚冰霜
泛侯國之紅蓮挺王臣之喬木鶴序方期於大
用虎符遽斂於偏方江淮之草木知名久安德
化潢池之甲兵徹警巴茂勲庸虎城安靜析之

秋燕寢樂凝香之畫九重注想四牡歌功維昔
兩邦摩撫盡袴襦之詠厥今一道澄清張繡斧
之威民喜得公刑以弼教圜扉鞠草旁推聖世
好生之心禁殿持荷盡見儒者有用之學榦少
知為士晚始得官齒豁頭童自甘閒散足穿肘
見未免啼號曩懷製錦之羞敢課鳴絃之最豈
期脫選復此字民金水一來適當凋弊之後鉉
刀再割不無缺折之虞眷言此邑之吏民尚守
昔時之條教但知恪意或可芘身滿目江山猶
覺崇陰之如舊託身霄漢更忻樾蔭之方新頌

詠之私敷宣罔既

通江西提刑啟

光奉宸綸榮遷使指望隆二千石至今猶奉於
教條刑按十一州豈謂盡歸於廉察雖再分於
符竹復就覽於轡絲山嶽動搖吏民呼舞恭惟
某官天生賢德世濟英才籍：家聲應不在機
雲之下魏：望闕寧復論呂范之儔慶累葉以
承休超七階而出仕筦庫一聞於小試入幕屢
顯於能聲替寅清而列屬奉常任勿恤而庀司
庭尉把麾淮甸再騰襦袴之歌易鎮江城兩播

廷

甘棠之詠禽鳥知太守之樂草木聞刺史之名
非治煩無以表其才非歷試無以顯其器踐揚
滋久簡注架深因卧轍以請留俾乘輶而更治
謂洞獠甫平而民生未復行獄多滯而吏惡久
盈尚煩霹靂之威更藉撫摩之手雖外憲非公
而孰寄然大任舍我以其誰會即拜於詔環恐
未溫於坐席暫持繡斧頓令獄訟之平行復青
氈益侈衣冠之盛翰學非適用才不逮人壯歲
蹉跎已灰百念半生坎壈偶得一官孰云製錦
之無傷乃使操刀而再割固知不缺而則折但

生

欲補拙而以勤得君子以為歸則官箴之可免
固嘗訟檄得遊賢父子之間孰謂效官尚託舊
師帥之庇財賦殫匱困於追呼豪猾縱橫見之
訟牒人皆畏之而不顧公幸知之為最詳獲預
按廉實為幸會教載飲食敢忘前日之話言期
會簿書願緩今朝之轡策

通江西王安撫

計臺飛最制閩宣威玉節觀風但覺事權之浸
重珠簾捲雨不妨景物之相安山川不移風采
益著恭惟某官聲名足以肅姦暴學術足以經

國家砥礪廉隅毅然秋霜烈日成就器質溫乎
和氣春風能稱飛宦海之英大節見朝班之峻
民無寃者得廷尉持天下之平尹茲敬哉信長
安為教化之本卿月獨明於霄漢使星分照於
江淮道上埋輪寒甚臬狐之膽

高才大蠢縣新榮

北闕之恩緩帶輕裘重納西山之爽第方恣訪
難鬱老成人方樂於湖山今自歸於禁闥翰迂
踈太甚結約亡奇齒豁頭童自甘閑散足穿肘
見未免啼號念財賦之寒酸與頑豪之獍惡不

有雲天之庇難逃機穽之憂千里畏途敢憚驚
駘之力萬間廣廈不勝燕雀之情

謝史丞相啓

六曹管鑰之司方拜誤恩之及千里藩籬之重
遠叨貳郡之除悉繇大造之矜憐遂使孤蹤之
振拔既難稱塞但切兢惶竊以壽春當戎馬之
衝淮右號咽喉之地粵經蹂踐遂至凋零十室
九空痛流學之未復四郊一望嗟田畝之多荒
城池僅可以肩摩兵卒殆同於兒戲儻欲固封
疆之守庶幾無枹鼓之驚非強明兼文武之材

才

與少壯喜功名之士則何以籌思邊計關決郡
條苟徒務於欺謾乃全無於事實力小任重意
廣才踈但謀高爵以肥身不卹虛名之誤國有
虧忠義難免譴何如幹者眇眇腐儒空空小器
少無立志長不逮人術業迂踈已乏科名之伎
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藉一
官而奔走間關州縣荏苒歲時簿書期會以粗
勤勇力權謀之未學加以多艱涉世奇疾纏身
深思賦分之窮方起投閑之念敢圖矜軫忽被
使令茲蓋伏遇某官學際天人器涵海嶽建久

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功在立談開衆正之路杜
羣枉之門道推先覺措四方於磐石轉萬類於
洪鈞迄今遲暮之姿亦預甄鎔之數翰敢不力
扶僊體勉竭愚衷恩重身輕固已甘心於溝壑
神疲形瘵但知託庇於雲天傾頌徒深敷陳莫
既

通淮西李帥啓

推禮樂詩書之習坐玉帳以宣威脫塵埃筮楚
之勞伏星屏而聽命昔叅封章之薦今修屬部
之恭行或使之望不及此恭惟某官氣涵剛正

識達幾微勲業萃於一門實難兄而難弟才猷
兼於衆智信允武以允文內外踐更聲稱益著
合調元於百揆尚作屏於十連翼軫星分光射
斗牛之上江淮壤接名聞草木之微當干戈甫
定之餘正瘡痍未瘳之日散強梗翫貅之萃集
流離鴻鴈之民朝寬顧憂人忘虜至借留深切
姑少徇遠方赤子之心虛左以須當大慰斯世
蒼生之願翰少無立志老不如人學術迂踈已
乏科名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
之啼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豈敢言才誤

名勝之推揚致廟堂之甄拔昇之朝蹟貳彼邊
州雖力伸香火之所具敢怠簡書之畏斥單車
而遠邁望會府以前趨省已摧頽難任驅馳之
責量能進退不逃廉按之明

通淮西錢漕啓

諸老凋零賴有中流之砥柱一生欽慕殆猶迷
路之南車忽乘邊障以佐州乃隸使臺而聽命
敢憑尺牘敬寫寸誠恭惟某官識造淵深氣涵
剛大詞根於理不徒誇舉子一日之雄道探其
宗直將紹往哲百年之緒推其餘以經世隨所

寓而著聲世方學圓人爭嗜進慈祥所發寧甘
心於州縣之間正直自將不肯安於朝廷之
上年彌高而學甚苦任愈重而氣不衰議論之
確旣足以折羣邪著述之富又足以扶皇極訟
淮數千里方莽為盜賊之區弭節一二年皆晏
若桑麻之壤信儒者之效無間於中外而君子
之論當先平本原公道益開正人迭進評推月
旦自應不愧於梅溪詔下天庭行聽直躋於槐
路幹少無立志老不逮人術業迂踈已乏科名
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

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何所取材六曹管鑰
之司方拜誤恩之及千里藩籬之重忽叨貳郡
之除已力祈香火之緣又復念簡書之畏叱單
車而于邁望英蕩以馬依省已衰顏不足任驅
馳之責量能進退端不逃廉按之明

通安豐郭守啓

才猷間出久欽貫日之忠衰晚無庸行遂披雲
之願敢云佐理庶獲依仁恭惟某官學廣問多
識高器遠文章議論得諸家世之傳事業功名
卓爾天資之茂合與闕庭之論尚甘州縣之

勞中外踐更聲稱藹著剖淮邦之竹要湏譽望
之久孚綰鄰邑之銅遂擢蕃宣之重寄眷知已
篤委任尤專益擴韜畧之奇庸壯金湯之固華
夷按堵永無擊柝之虞廊廟疇庸即聽持荷之
選榦少無立志老不如人學術迂踈已乏科名
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
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豈敢言才誤名勝之
推揚致公朝之甄拔俾從縣紱來奉教條固知
事大夫之賢或可竭愚者之慮柰沉疴之已久
懼寸祿之難酬已伸香火之祈尚念簡書之畏

叱單車而干邁望列戟以前趨僮遂歸休亦不失唐承之幸如乖素願尚有資覆護之恩

通江東柴漕啓

理義不明人心為之陷溺英賢間出世道賴以扶持久勤欽慕之私今獲趨承之幸恭惟某官懷竒負氣篤志力行道本諸身不學腐儒之陋習德施於政豈徒俗吏之能為禁偽學以方嚴名他師者皆是確守義文之象數自稱伊洛之源流進以立朝推忠誠而佐后出而乘障仗思信以服人迨北虜之旣衰倚西方而為重下繫

羣心之屬望上寬當宁之顧

羊公之遽去金陵盤踞欲令

有意於規恢事亦莫先於飛

馬騰不煩劉晏之低昂所

餽餉孰並其功行觀詔綍

榦少無立志老不逮人每

一貧之為累邊塵眯目曾

心益想林泉之適况筋力之

慷慨以何如所期求全璧

命靖惟僥冒實自推揚諸老

益陋晚年飄泊豈期道德之

謝史丞相

歷江淮而無善狀易地皆然
自天而下莫知感德則曰非
以寫寸心之蘊伏念榦受才
也父兄誨以安貧而守志壯
以提身但知為農圃之歸寧
叨一命不調十年麴蘖埋頭白
眼敢冀生全適從辟於諸侯遂
坑幸脫縣譜重尋六十歲衰疲

累足二百指啼號之累姑爲米以折腰況當累
政蠹壞之餘加以羣豪悍惡之素咸謂此行之
必敗豈期當黜而反升司六部之門濫廁中朝
之蹟佐二州之政誤叨半刺之榮方脫諸危窮
之間又寵以專城之寄心隆恩之沓至揣微分
以若驚蓋清時不次而用人乃更化以來之盛
事然此非有科名之優則必有閥閱之舊非有
功能之異則必有行義之高苟四者俱後於人
亦萬無可得之理夫何遴選乃及庸虛茲蓋伏
遇某官學紹帝師家傳相業不以夢不以下勲

績著而譽望隆驗於天驗於民年穀豐而邊陲
靜猶且取材於數路無非用意之至公凡拔諸
州縣冗散之中悉出於造化生成之內故茲冤
瑣忽預使令翰敢不勉策悞庸強扶衰僊飲朝
宗之水忠誠堅報主之心登大別之山飢溺體
為民之意庶殫駑力少答鴻私

賀劉尚書仲則

光膺宸綍晉長冬官位陞八座之尊職贊萬機
之密善類增氣溥海具瞻矧茲屬吏之微復忝
世契之舊欣聞除命倍切欣愉恭惟某官德厚

而量宏道高而識遠垂紳播笏而朝綱自肅輕
裘緩帶而制閭增隆自應即正於鈞衡庶以永
綏於宗社制書沓至旦暮可期翰逖違台躔甫
十閱月仰高案切晉記實踈以衰老之軀當牧
養之寄適時早暎種不入土米價踴翔細民窘
匱加以制漕之交鬪難乎州縣之奉承益思向
者趨事之時真得大賢填撫之體未嘗變容而
動色自然畏德以懷威投老無庸亟上香火之
請卑誠未達孰伸井壑之情尚冀寬慈曲垂庇
護俾全晚節以終餘年仰瀆威尊不勝皇懼更

乞權衡六氣金玉五官佇膺麻紵之宣即拜金
甌之命拳、真禱

